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

文章辨體凡例



一文辭以體制為先古文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六十卷姚鉉唐文粹一百卷呂東萊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真西山前後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蘇伯愐元文類七十卷為備狀文粹文鑑文類惟載一代之作文選編次無序如第一卷古賦以兩都為首而離騷反置于後甚至揚雄美新曹操九錫文亦皆收載不足為法惟文章

正宗義例精密其類有四目曰辭命曰議論曰
敘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固無出此四類之外者
然每類之中衆體並出欲識體制卒難尋考故
今所編始於古歌謠辭終于祭文每體自為一
類各以時世為先後共為五十卷仍采先儒成
說足以鄙意著為序題錄于每類之首庶幾少
見制作之意

一作文以闡世教為主上虞劉氏有云詩三百篇
有美有刺聖人固已垂戒于前矣後人纂輯當
本二南雅頌為則令依其言凡文辭必擇辭理

兼備切於世用者取之其有可為法戒而辭未
精或辭甚工而理未瑩然無害于世教者間亦
收入至若悖理傷教及涉淫放怪僻者雖工弗
錄

一命辭固以明理為本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
理學之後凡性命道德之言雖孔門弟子所未
聞者後生學子皆得誦習若不顧文辭題意槩
以場屋經訓性理之說施諸詩賦及贈送雜作
之中是豈謂之善學也哉故西山前後文章正
宗凡太極圖說及易傳序東西銘擊壤詩等作

皆不復錄今亦遵其意

一古人文辭多有辭意重複或方言雜曉晦翁綱目及迂齋疊山古文若賈生政事書之類皆節取要語今從之

一歷代制冊詔誥盡皆王言文選文章正宗止書世代而已至文鑑文類始列代言名氏今依前例悉皆不書若夫天朝詔誥豈敢與臣庶文辭同錄今亦弗載

一洪武之初作者輩出區區孤陋弗能博訪盡載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時及年近諸大老之作皆

又散錄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後之君子

一卷中文辭凡古帝王所作則稱謚號餘則稱字稱號若表奏之下及不知其字者則稱名非有所優劣

一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賦為古賦之變律詩雜詩為古詩之變詞曲為古樂府之變西山文章正宗凡變體文詞皆不紀錄東萊文鑑則并載焉今遵其意復輯四六對偶及律詩歌曲共五卷名曰外集附于五十卷之後以備眾體且以著

文辭世變云

文章辨體序題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
當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
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于經者可信傳記所載
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
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為首終于荀卿成相彙置卷
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
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
行於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
臣屈原羅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
乘司馬相如揚子雲競為侈麗闕衍之辭而風諭
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言之
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
成相是也伏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荀詩勿錄
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
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

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或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代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

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父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梓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永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于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堂武帝始為新声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

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
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
曰短箫鈺歌樂軍中用之其記雖載方冊而其制
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
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
無足觀矣自時厥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
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
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
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
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鈺歌與三侯

以下于篇六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
由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呢
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
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
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
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宴享歌辭次
之蓋以其切于世用足為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
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
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莊人雅
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菴朱子嘗答輩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狀自唐初以前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

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于耳目入于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略則有不

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為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与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俍

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于朱子之言至矣盡矣
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声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
寺曲是也；辭無声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
盡被于金石也夫自周衰采詩之官廢漢魏之世
歌詠雜典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
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蛩曰
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近俚俗曰謠
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狀
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
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厥後元微之
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為是故今
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即事為題
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迭於近代取其辭義
之弗過于淫傷者錄載云

論告

按西山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
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大祝以
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

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壘書

按應劭曰壘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壘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玉壘天子書用壘以封故曰壘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壘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于無窮也夫制詔壘書皆曰王言狀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義也故今特取前代壘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卷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卷共三篇蓋批卷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卷則臬臣下章疏之

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狀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于書者有三曰詔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狀惟兩漢詔辭淳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儻之作。與而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

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欵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惟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

之形當作冊古文作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策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于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同命是也誥則以之播告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敕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

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以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于史實始漢之晁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胆以答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以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

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尊崇孔氏以表章六經
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
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于上也
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考之
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
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
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
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

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
如進實錄不可移于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
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微為先用字忌
深僻造語忌纖巧鋪叙忌餘冗是偏所錄一以時
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
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
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
溫北征令袁宏倚馬作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

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
近世帥臣奏捷蓋本于此狀今攷之魏晉之文俱
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狀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
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
露布貴奮發雄壯少蕪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
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兪吁咈見于語言
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
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

諫諍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
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
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
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于是賈山獻
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此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
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
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
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字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

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眾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于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鄉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

明翰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火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辨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

健神則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
義隱火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
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高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蓋箴者箴誠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
故有夏高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
缺不全獨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氏
掌櫛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于此
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

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
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
刺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
家有黃帝銘六篇狀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
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
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誓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
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
以山川宮室門闕為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

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
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
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
之樂焱氏為頌斯蓋寓言尔故頌之名實出于詩
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
至如魯頌之駟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
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
而文心雕龍曰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得為
貴敷寫似賦而只大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
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
軻贊世已不傳厥后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
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
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
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体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
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

有二体若作散文尝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
東方朔畫像黃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黃頌
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体有曰七者盖載枚乘七發繼
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
生七發創意造端鑿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
如傅毅七教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
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
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体而超
秋別立機杼漢晉之間公穀之弊一洗矣竊嘗考
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体雖專尚駢儷狀辭意
变化与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作者未問迨元
袁伯長之七規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
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間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
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王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
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
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廬云東方朔答

容難自是父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白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矣

書

按首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摠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奏表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于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問答之言率多本乎道脩之寔讀者誠能熟復以及之于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父也西山日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其事身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于戴記學記苟篇記之父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

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
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
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
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
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
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
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藝
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
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猶也序之體始于詩之大序首言六義
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
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
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
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
贈送為盛須當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
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
曰史論乃史臣于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

若司馬遷之論項籍高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
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
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總之論從戎柳子厚之論守
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狀求其辭精義
粹卓狀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狀劉勰云聖哲彞訓
曰往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侷辨
史則與贊評齊行論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
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
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
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
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
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
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
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
出自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善為主若夫解者
亦以誦釋解利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辨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
深明聖人与已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
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
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
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夫大抵辨須
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闕世教有益後學雖
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
終之訓若文俸謂之原者先儒謂始于昌黎之五
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
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
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
之作者蓋有取法于是

誠

按韻書誠者警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
誠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俸今特取先正誠
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為法誠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

引當撮其有闕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狀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摠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蹏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狀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哀集其所錄弗書者則摠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狀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為之上也若夫挂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体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

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誠者因
為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
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止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傳
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
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倅段此為最妙由是
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于辭之善否則又繫
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
又倅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

銘誌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
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狀徒有其名而止其辭
蕭氏文選惟載任彦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
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

周礼太史表事考為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
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
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礼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
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于周崇父摠
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狀

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彌增輯而為之宋仁
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
以下諸書定為三卷摠一伯六十八謚至孝宗淳
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為上中下三
等通二百一十謚為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
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故在學者
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
諸家之說皆祖于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
者今亦錄附于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白通云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
善惡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由是觀之則
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
必下太常定議博士及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謚
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
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珪是也當時
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
不油然而興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
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

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入禮記祭義云牲入
饜于碑賈氏注云官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蚤
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于上紀
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
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于李斯嶧
山之刻身文送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
寺碑亦廁其間至文鎧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
碑名為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

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
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于槨前後穿中
為鹿盧繞之綽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
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
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
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
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
多叙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

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
無銘辭身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
首尾不再縮聚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則稍詳誌銘
埋于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
小善寸長則皆弗錄現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
墓誌亦列墓前斯失之矣夫抵碑銘所以論列德
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
之心狀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
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
不慈遺一老俾併予一人以在位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
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惟有辭而無謚
蓋惟暴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尔後世有誄辭而
無謚者蓋罕于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
弘誄狀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
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
之意厥後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

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摠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

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文章辨體外集序題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上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罕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

風興之義其俸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置于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通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寸均均以勞得者為首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

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訛謬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叙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

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由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
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于唐而其盛亦莫過于唐考之唐初作者
蓋勳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
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
俸盛而古作微矣夫抵律詩拘于定俸固弗若古
體之高遠狀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
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
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
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
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
變化結處要澗水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
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
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秋往不純至中
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夫抵排律若句鍊字
鍛工巧易能惟抒情陳意全篇貫澈而不失倫次
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為

歷卷蓋其布置最為得俾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俾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弼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

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于陶靖節集而盛于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者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与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字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于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山谷嘗云退之与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三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為虐
兮學者終日討論習復則罷憊而廢故有息焉
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若鹹
酸辛之物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為好之
者獨又異乎予于是而知雜俎之詩蓋類是也狀
其為俎厥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俎
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

狀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黃狀成俗于時士始
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
而度于是古音聲依永之聲愈失矣又按致堂胡
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
放之士鮮不寓意于此隨亦自掃其迹曰此謔浪
之戲而已唐人為之者衆至柳岐卿乃掩衆製而
盡其妙為好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
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
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嘗
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

言有雅俗調有古今尔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
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
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
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
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
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近
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
古之士于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題跋

書梅花卷後

梅得先天之氣當風雪凍涸萬木枯槁之際而南
枝盎然獨春疎影暗香冰肌玉骨皜乎其不可尚
已楚靈均羅讒愴惘偶尔見遺至六朝陰何後見
詞人賦詠多矣暨唐中世邊鸞輩善寫生以梅花
與竹禽同畫狀著色點染絕無清趣宋元祐中會
稽僧仲仁主衡之花光山用墨暈作梅飄然狀自
成一家南渡後南昌楊補之无咎刻意寫梅尤有



時名石湖范參政乃謂其花蕊既繇大畧皆氣條
身迨乎元季會稽王冕元章遠師補之筆法奇峭
世共寶惜故效學者日多矣四 邵處士性雅愛
梅嘗以題其軒扁既沒令子貳守命時人寫梅一
軸謁予求題嗚呼自六朝至今愛梅者衆或寫形
卷軸或詠諸詩賦秋惟孤山逋仙名最著蓋其孤
高清白有類于梅而秋也處士之居去孤山為近
豈其志與逋仙異世同符耶予老病筆硯久絕而
貳守請之勤 誼不得辭因書此于卷末至若炎
帝之往說命之書召南之詩言梅之實而不言花

者則不暇論云

書雙節堂卷

鄉貢進士同邑朱生鉉手其二孀母雙節堂卷謁
拜求題予聞昔宋景文公子京云節義者天下之
大閑又云女婦為子也孝為婦也節為母也義而
慈止矣迨 國朝太史宋公景濂則曰古者女子
居室有傅姆之訓後女教廢動踰禮則而放肆者
多矣苟于是時能以節義自著豈易得哉史氏所
以必錄而弗敢畧也元初鄆州霍氏二婦尹氏楊
氏至元中尹夫耀卿沒尹夫死守節未幾楊夫顯

卿亦沒楊曰娣如猶兄弟也願共冰蘖相守歷二十
年並膺褒美蓋與今朱氏異代同揆也嗚呼人
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為臣為子者皆若孀婦
之弗叛其夫則家國詎有敗亡也哉予也杜門養
疴蚤算入地感予同邑二孀克全其節故力疾書
此以寓憫之意

讀江西小錄

國朝科舉第一場有五經義近十數年見各處小
錄考官批語有稱易曰義經書曰壁經春秋曰麟
經蓋雖夸異而理無害若詩則乃稱為葩經夫葩

花也退之進學解云詩正而葩昔吾夫子以詩三
百篇一言可蔽曰思無邪他日又曰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述以事父遠以事君此二條
即退之所謂正也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蓋以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此即退之所謂葩也今不
言詩之正而但言其緒餘無乃失其本歟庚午久
病卧或傳致江西今歲小錄閱之亦有批詩為葩
注噫繩詆續誤注生猶尔矧他乎我爰筆用曉見
孫輩習為經者

書分題送別卷後

昔在洪武中錢塘林君暄丞吾邑三載考績時大理寺丞陳援以道作簿為同僚偕邑中大夫士即古蹟分題賦詩以餞予時始踰冠作子游墨井賦書于卷今年分按江浙詢知林君陞判宜春以沒胤子福克仁和學弟子員福因持斯卷來謁予受而現之題凡十有二并前後序引作者共十四人自陳君而下多入鬼錄惟存訓導閩人王福禹錫吾邑計君行簡与道會林復剛伯儒士張規運生暨予五人而已雖欲是卷之作距今踰二十載盛衰代謝理之常者又曷足深為之意乎姑書卷末

俾福持歸以永世傳也

書宋錢將仕敕牒後

汴宋自太宗興國三年定制每三歲一郊、用陽生之月禮畢肆赦宰執達官皆得任子靖康丙午徽欽蒙塵高宗即位南渡紹興十三年癸亥始築園立于臨安行郊祀禮恩賞如舊二十五年又值大祀之成利州知軍錢堪奏補次子傳之為將仕郎此即當時吏部所給敕牒也將仕寔選人七階之一後專用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奏補未出官人給牒後始注簿尉差遣其選注之法自朝議大夫

以下非中書教授者悉歸吏部一曰尚書左選二
曰尚書右選三曰侍郎左選四曰侍郎右選此將
仕郎乃文資初入仕之階屬侍郎左選故牒內惟
侍郎陳康伯署押也傳之得官歲在乙亥距今永
樂甲辰二百七十年裔孫仲禮裝潢成卷乞父鄉
先生太醫院判蔣恭靖公是年四月公為題識又
四閱月秋孟而公以疾不起明年

仁廟賜公謚官公長子主善嗣其職又六年宣德
庚戌仲禮介主善謁予徵言因為考公所題未備
者補書于後嗚呼故家旧室何地無之求其能保

遺書舊物歷三百年而猶存者蓋鮮矣錢氏子孫
可不謂之賢乎

跋璞固齋卷

右璞固齋銘有序洪武庚戌鐵崖楊先生為門弟
子理齋表君製距今洪熙乙巳越五十有六年矣
先生暨君墓木已拱君之胤各官主事孝友徵言
題識於戲予生晚弗克接先生緒論先生天分高
辭翰尚奇邃卷中諸作若學士吳公沈布政使鄭
公甌仲翰林應奉唐公主敬鄭公仲舒申屠公衡
尤焯著名當世者顧予曷置辭其間狀予聞誰

南鴻烈解漢劉安招致蘇飛李尚之徒所者有曰
至：不容若珠而撫若珪而據終而後知其可火
善生乎君子誘欲與日月爭光天下弗遏奪又曰
固王以璞示人以自珍也至論道德仁義則一本
老氏又出入墨子名法諸家駁乎弗醇先生于是
既撮取兩言以為之銘至序文則又歷引上文所
云者蓋深有望于表君也雖欲人為萬物靈士又
人之靈者玉以璞固士矧無自固之道記曰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者何仁義是也必居
乎仁使造次顛沛不能離必由乎義使用舍進退

舉不失其宜斯聖賢自固之道豈鴻烈解能知哉
此雖先生不及言而予與孝友所當知者也庸備
書以附卷後

書田園嘉趣圖

予友良醫許景芳之孫信自嘉禾來省其大父持
嘉蔬圖題曰田園嘉趣者予識其端予惟蔬所以
侑食士夫君子不可一日而無其味者也居田園
間品栽彙種當雨露發生之時抽青茁綠盈畦覆
壠既克供采摘以始盤飧尤足盡游涉而覩發生
之妙嘉趣為何如哉雖欲居田園者固亦以識其

趣而不知處市朝者尤有以得其趣也祇勤官守
志尚澹泊日嚮太倉之粟得一種以備之齒根餘
香沁溢肝膽人知敬之愛之其清趣之得于心者
殆難以筆舌形容也現彼醇醲飽鮮厭飫烹宰惴
惴畏人譏議者豈不大有徑庭乎汪信民嘗言咬
得菜根斷百事可做生當服膺無斁

跋宣聖十哲像卷

右先師孔子及十賢像東吳周某之所藏也昔聖
人厄陳蔡間諸賢寔相從厥後皆不在門聖人思
之而形於言門弟子記而載于魯論因并目其所

長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自顏淵至卜子
夏凡十人後人稱為十哲是也宋熙寧中龍眠居
士李公麟嘗寫其像高宗紹興二十六年摹刻杭
之太學至今碑石具存今現是像儀容冠服彷彿
李本雖工澁弗及其于景仰聖賢之心一也雖狀
儀容者迹也道德者心也觀聖賢儀容固于是可
見狀欲究聖賢之道德則有一部魯論在誠能潛
心求之于以善其身于以游其後則庶盡景仰之
寔矣予友嚴志道屬予為之題識因書卷末以塞
其請

題夏珪山水圖

宋南渡後鍾宣和故迹復設畫院錢塘夏珪馬玉當寧宗朝為院中待詔後人評其筆法蒼老墨汁淋漓自李唐而下無出其右者斷廉敗楮流落人間迄今三百載得者皆知寶惜此幅上有元丁卯進士御史薩都刺小詩信乎詩畫兼美者也吁詩也畫也苟臻其美雖歷數之遠人尚傳愛况士君子之言制行有闕世教之失者乎撫卷興懷因書以識

題袁通甫遺墨卷

吾郡通甫袁先生元大德五年辛丑自石湖書院謝事遊杭因書五言唐律十三首奉漁陽鮮于公伯機。時為浙東帥府都曹吟詩作字奇態橫出一時南士多慕與之遊故通甫亦以詩求正越明年壬寅伯機北還得官太常典簿以歿又四年丙午通甫亦捐世矣迨後二十餘載通甫之子仲長出畧江浙儒學提舉致仕龔璠子敬禮部尚書致仕于文傳壽道集醫學士貢文靖公奎仲章江浙儒學提舉鄭元祐明德翰林待制柳貫道傳侍講學士黃文獻公潛晉卿暨子敬之增陳方子貞

四明姚安道師德各有題識入國朝洪武中吾
郡贈太子賓客諡文靖王璉汝玉復書于卷以致
景仰之意正統戊午通甫五世孫刑部檢校鼎復
求予題嗚呼吾郡素稱士夫淵藪世變相仍故家
子孫能守先業者鮮矣通甫手書諸詩在元大德
間距今一百四十年非子孫之賢其能保藏而不
失墜也哉雖狀猶有進者詩曰孝思維則通甫之
學之德困學以杜拾遺期之龔子敬序其詩謂得
性情之正墻東老陸子方謂其嗜欲之機淺是皆
後人所當勉焉者也庸以是復諸檢校嗚呼其鑒

茲哉

書方寸地卷後

虞書精一執中之訓為萬世心學之祖湯文姬孔
聖相傳至戰國而異端起矣鄒孟氏出切切狀
以繼往聖正人心為任其教人曰存心曰養心曰
求放心曰盡心不一而足者蓋亦不過發明虞書
之義而已孟氏既沒學者率以意之所便為學高
者鶩空虛既欲制其心如槁木死灰卑者淪功利
又專用其心于情欲利害之間邪說俗學惑世誣
民者久矣五星聚奎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倦。

推本聖學以格致誠意正心為先務旁引曲譬相
示後學曰心如穀種曰心者性之郭郭曰方寸之
間義理畢備可謂發明孟氏之說無餘蘊矣迨夫
元主中國一惟國族世胄是崇是使至大曆間則
弥文少質而習益陋矣段君尊脩獨能絕意進取
以方寸地自扁蓋本宋人所謂但存方寸地苗與
子孫耕之語也君沒後百年裔孫時舉際逢休明
榮躋臚仕遂大書三字裝潢成軸以示厥後予惟
天地儲精理與氣合而人生其間心者一身主宰
又理氣之會也世有先後心無古今聖賢道統有
心造獨得于千百載之下者况子孫一氣之流通
乎尊修遠矣時舉能心其心力學邁善以允厥宗
則自今而後段氏子孫可不心時舉之心萬志聖
賢之學以永先澤乎注曰子孫勿替引之段
氏子孫勉哉

題哀挽卷後

右段處士哀挽一卷其孤刑部侍郎民輯所得中
朝大夫士之作也處士沒踰廿載而民哀慕不忘
因持卷徵題昔者竊聞之考亭先生云公卿大夫
貴而在上其言可紀雖沒自足以見于世惟窮而

在下有善而人不知之而傳不遠當得父辭以
昭之此處士之沒宜乎諸大夫士哀之悼之而形
於文辭也潛輝隱德藉是傳後無疑矣雖秋余又
聞之歐陽子有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處士
秉德迪誼故雖弗躬榮祿而後人卒食其報貶榮
疏壽光肯存沒計日可待也誠能由是益勵忠誠
益大德業他日載名信史則處士又將牽聯得書
以垂耀無窮也

題少傅二楊先生詩後

崔祖父母皆年九十

監察御史永平崔君碧持所得廬陵建安二先生

至慶詩卷謁予求題予惟永平為古平州宋金構
禍寔始是郡迨至元末荐罹兵燹斯民于是不得
其壽者多矣今崔氏一門翁姑婦子融于偕
享遐壽豈非盛世太平人瑞者哉宜乎二先生
美之而形于歌詠也昔宋王元之云聖人道德慈
愛行之于上兵刑橫天絕之于下斯人不憂自壽
狀居壽域之民其可不知
帝力哉予于是亦云

書余通政忠愛堂卷

忠莫大乎忠君愛莫大乎愛親二者仁義之施而

恒性之所固有者矣通政余公以忠愛扁其室司
成少保王公既為之記又為之跋其跋明忠君愛
親之意悉矣通政裝潢成卷復求予記昔者嘗聞
之聖人垂教語大不遺其小故既由事君以忠愛
親者不惡人至答問仁則又曰愛人曰與人忠雖
之尼狄不可并暨考大賢之言其自省既曰為人
謀不忠至語諸人則又曰仁民而愛物是則欲盡
忠愛必兼是數者而後為備也苟若不狀于交際
或流乎阿諂于事物或隣乎殘暴是豈足以盡夫
忠愛之道歟通政公績學有素固不待予言狀司
成之記有曰余氏子孫尚守慈訓則予不得不備
言以告之哉

書錢中得傳後

予姻友中得既沒止菴翰撰為之作傳予讀之惻
然興嘆曰於乎豈復有斯人耶中得之才之器已
見玉些誌文其友弟之行今得止菴表章之中得
可謂不死矣若夫傳後引角弓之詩而斷之曰此
令兄弟綽有裕中得是矣彼之不令兄弟交相
為瘡者何哉可謂深切著明矣昔者中得尊人謙
翁先生博極經書而尤精于晦翁詩傳故中得昆

季既長猶能背誦弗忘迨今錢氏家塾凡子弟讀
注者必首詩傳今止菴之言若是其能有感于其
中也必矣雖狀三百篇之詩其中言兄弟者不一
而足讀常棣葛藟蓼蕭行葦頌弁角弓斯干諸篇
可見間嘗采其義則惟常棣斯干角弓為至角弓
之義止菴謂之已備若常棣之首章有曰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者蓋言人生至親莫有過于兄弟為
二章言死喪之威三章言兄弟急難者蓋言凡有
不測惟兄弟為能相救而相恤尔四章言兄弟閱
于墻外禦其侮者蓋言雖或不幸至有小忿猶必

共禦外侮焉五章言喪亂既平不如友生者蓋甚
言薄俗視至親如路人也末三章云兄弟既具和
樂且孺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尔室家樂尔妻孥
者蓋言邊豆宴樂若兄弟不具則無以樂其樂雖
妻子琴瑟之和而兄弟不令則亦無以久其樂也
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蓋言
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如不能友其弟為弟者乃
不恭其兄其為兄者豈可學弟之不恭而亦不友
其弟焉但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為兄者乃
不友其弟則為弟者豈可學兄之不友而亦不恭

其兄為但當盡其恭而已二詩之言深切痛快晦翁
之注尤為明白其所以垂訓後世至矣予老病無
父欲與錢氏世契且有姻婭之好故于傳後備述
二詩以致拳拳之意非若他文構締文錯以求始
于人者也

思菴先生文粹卷之八



思菴先生文粹卷之九

題跋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
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
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
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
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
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皆違于儒道



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頽馳狙詐權譎之
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設也
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
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檮力主和議攘斥眾謀
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
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
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
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避之訥一介書生幸
際

聖朝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覩石刻見檮之
記尚與圖贊並存遽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
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狀念流傳已
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著云宣德二年歲在
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海虞吳訥識

附錄奏記

恐讀者不知邪說
之言故附著

臣聞王者位天地之中作人民之主故說文謂
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為說也揚子曰通天地
人曰儒又以知儒者之道與王同宗出治者為
純王贊治者為王佐直上下之位異身自周東
遷王者之迹已熄獨孔聖以儒道設教洙泗之

間其高弟曰七十二子雖入室升堂所造有淺
深要皆未能全盡器而用之共成一王之業必
無邪雜背違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縱之聖系
炎正之統維天地之大德沃塗炭之餘燼而措
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祖詐權譎之說以
僥倖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聖傳之所謂
文在茲乎者蓋道統也前未遭宋雉之難詎有
易言之今氛曠已廓由于正路者蓋一隆所宗
上以佑佑純文收功下以先後秉文之多士國
治身脩毫髮無恨方日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

模範奎畫其必有所得矣紹興二十有五年秋
八月辛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監脩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
定一司敕令提舉編脩玉牒所益國公臣秦檜
謹記

題宋思陵賜呂頤浩手詔後 詔附

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為國上游往連
盜區一方騷動比加招輯雖已畧平而民倍剝
輕或易生變允藉耆德以鎮撫之乃起卿燕閒
之中而屬以方面之事庶幾談笑坐以銷萌慰

彼黎元增重形勢而抗章固避殊拂于懷惟卿
社稷元老身任安危必不以外為問諒應聞
命慨然引途故茲親筆詔諭卿宜悉之

付頤浩 御押

右宋高廟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
紹興癸丑起公制置湖南兼知潭州之日之所賜也
公由進士釋褐宣和中童貫開邊擢公燕山轉運公極諫開邊
非利河北危急徽廟怒褫公職未幾金人入寇徽
欽蒙塵高廟即位拜公戶吏部尚書簽書樞密院
江東制置使建炎己酉苗劉搆逆公與張忠獻公

德遠勤王復辟遂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趙忠簡公元鎮任御史中丞以事劾公
明年庚戌遂罷相再制置江東又明年辛亥改元
紹興召拜左僕射兼樞密使出稽江淮荆湘公因
劾宣撫李公伯紀罷其任三年癸丑公復以言者
論列奉祠五年起任湖南公復懇辭故下此詔以
趣公行也自時厥後公不復與聞朝政姦搶得志
而國勢不可復振矣嗚呼建紹再造秉鈞枋國若
伯紀德遠元鎮率皆持忠迪義兼資文武使高廟
能始終信任而公復克協恭併慮共圖國事則王

業豈至于偏安也歎惜哉宋制凡天子御札付外
其辭則詞臣進擬而內夫人代書者謂之內批所
謂親筆則上所親寫而加以押字此詔辭翰高古
且有御押其為親筆無疑矣公之九世孫大理少
卿升寶藏此詔出以見眎且徵言題識三復之餘
書以歸之

宋史顯浩傳史臣論曰李綱趙鼎當世所謂賢
者而顯浩視之若冰炭其中所存果何如哉

跋宋思陵宸翰

右宋思陵宸翰脫去所與臣僚并月日今以其中

張孝純之語考之當是紹興初賜代言之臣俾更
定所與偽齊書也史稱孝純宣和中堅守大名頗
尚忠義後被粘罕執送于豫遂失節為豫丞相時
思陵孱懦以金故至與叛臣通使斯時孝純多漏
洩之言故書中不欲露之而恐其得罪也先正云
思陵書法初學黃庭堅因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
緩急批敕恐其亂真遂改學米芾迨後復改法二
王此蓋初改米體而未學羲猷時所書也又按宋
制凡有旨從內出者皆內夫人代書所為御寶書
者或上親書或內夫人代批皆識以御寶惟親筆

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而有押字蓋所謂親筆者也展玩之餘備題以識庶幾覽者得以考見當時故實若豫之惡具載信史又吳待言而知

附錄宸翰

攬書本皆曲折盡善狀其試与在上官員有識者議之与孰知書史者較之恐渠錯解其意便成謗渠無識及不知書史也若但云更孰与在上官員共議之可也張孝純事再三思之却似未便恐被疑孝純漏洩子生三年等語或加罪孝純其餘孰敢輸忠于我也卿更孰思之

題宋穆陵宸翰詩

詩附

唐鑑激章允資忠益一詩寓意

徑帷誦誦得元龜三百餘年添鑑垂易暴從仁
開令緒任賢去佞衍丕基時規往牒宜加省日
近諸賢賴進規坐致太平今日事願歌既醉太
平時

右宋穆陵近體一詩賜參知政事兼諱官何夢熊
之作也夢熊以淳祐登第由雲川守入基諫景定
二年四月簽密院十月晉職同知十二月拜參政
其詩則三年壬戌所賜也四年陞知院五年二月

自書跋語至四月遂罷以冬十月穆陵上賓未幾而夢熊亦下世矣六世孫運使士英持眎徵題嗚呼宋自藝祖德唐末五季之弊崇尚儒術以仁義立國厥后肇置筮筮官其資歷深自他官兼者為侍讀其資歷淺者為說書秦陵初起河南處士程頤說書崇政殿甫期月而斥南渡後茂陵始以首召潭守朱熹待制煥章閣兼侍讀僅四十六日以內批逐今現穆陵詩其取鑑唐宗有曰從仁去佞其自期則曰坐致太平優待儒臣恩禮兼至始得真儒以輔之詎知不能逐似道之姦而折北狄之

強乎自時厥後疆宇日促迨帝昺舟居崖山陸秀夫猶書大學進誨鞠躬盡力填海死節者踰十萬人視六朝五季廉恥道喪賣降恐後者吳帝天壤哉孰謂儒術仁厚之無効乎若夫何氏子孫克保先澤至今弗替者不待言而知

書錢氏所藏墨制後

右石晉天福戊戌七月吳越錢文穆王元瓘明寶授富韜守長洲縣令墨制一紙摠四十九字上用吳越國印凡四蓋當時便宜補官之制也元至治癸亥八月巴西鄧文肅公文原善之時任集賢直

學士兼國子祭酒臨川吳文正公澂伯清任翰林
學士四明袁文清公楠伯長任侍講學士蜀郡虞
文靖公集伯生江寧楊剛中景行同任待制東陽
柳貫道傳任國子博士咸題跋于後錢之裔孫完
裝潢為卷復以予言予惟錢氏立國當五季之時
有功一方甚大其便宜之制忠慎之蹟諸老叢敷
殆盡固不待予勸說若夫諸老題識之日適丁元
室理亂交分之際亦後人所當知者蓋癸亥八月
庚申寔至治三年八月朔日斯時英廟出幸上都
諸老苗居于燕後三日癸亥是為八月四日回鑾

至南坡遇弒九月晉王也孫帖木兒嗣位明年甲
子改元泰定鄧吳二公遂從往廷致政辭歸伯長
道傳景行其年亦各謝事南還惟伯生尚苗燕京
自是元事日非而馴致敗亡矣嗚呼天福墨制距
今

皇明正統戊午凡五百載若至治諸老題識迄今
又一百十六年矣海桑遷改世變匪一惟功業詞
翰傳在人間者不隨一時草木漸盡有志之士於
此觀之寧不深有所感者乎展玩之久因書卷末
以告觀者

書定武蘭亭後

世傳唐昭陵得禊帖真蹟一時善書若褚河南虞
永興輩皆臨搨惟歐陽率更逼真遂勒石而禁中
傳至石晉末即律元欲昇至定州奔而北歸宋昭
陵時李學究得之迨其子始出墨本唐人世稱定
武蘭亭是也未幾宋子京出鎮晦是石藏庫熙寧
中薛師正來牧復更翻刻以應求者薛之子紹彭
乃以湍流帶左右五字劖損為識山谷云字雖稍
肥而骨肉相稱今觀此本正類山谷所云者松雪
翁定為未損時所摹可謂難得者歟晉史載逸少

蚤以辨贍骨鯁稱初仕中秘出守江州以歸召拜
侍中尚書護軍皆不起嘗以手記止殷浩北伐復
貽會稽王道子及謝安書深論時政闕失卓見遠
慮匪當世口談虛玄身湛利名者所幾及後人惟
以善書稱之豈真知逸少哉松雪跋語謂右軍人
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其亦可謂能知逸少者歟予
友運使何君博雅好古以是帖贖予題因書以誌
現者

題朱太宜人哀挽卷

倚歎朱母葆貞全粹萬生賢子粵躋膺仕論誥馳

封式際其逢死哀生榮流光曷窮

太宜人寔窆已久子郡侯勝持挽詩卷求

題因書以識

書吳德基傳後

嘗讀潛溪宋公集有云洪武丁巳三月致政將歸
鄉友淮州知州吳德基以謝事歸因為作傳又稱
德基好書尤工行草得者藏弃為榮予思潛溪父
子最善書予獲見潛溪手寫佛經子中書璽眾体
字帖今稱德基若是惜弗克覩其遺蹟以快心目
也傳又稱德基初仕南安府南康丞陞長沙安化

令二邑邊嶺嶠民習鬪易亂德基馴強獷安反側
撫摩疲氓曲盡恩意迨除淮州又力遏萊守之暴
予又思吾邑為文學里吾郡為名郡安得若人為
郡為邑以慰斯民乎正統戊辰養疴却掃郡守朱
勝仲高手德基所書李杜詩數首見眎乃仲高得
於母舅余邦礼者所書距致仕時三年矣仲高居
黃堂之尊比歲評訟者多仲高召訟者弗拖鞭朴
弗置于獄視德基之在偏州僻縣德以蓋過之矣
行見音膺 寵渥英声偉聞必有今日之潛溪者
為之不一書也惜予耄荒弗克見云

書章侍郎貽高博士書簡後

右故友少宗伯尚文章君貽從子壻同邑高閨居
正之書尺也高為山陰鉅家締姻于章未合登而
闔家徙邊時閨習業書館家以弗與尚文以為不
害可妻故貽書勉之慰之慈愛懇到溢于言詞筆
札之間者如此居止由是雖居遐荒益勵問學尚
文沒後居正以蓋州軍餘中進士第拜官太常博
士班行夙夜之良郡邑相知之舊咸頌尚文知人
之哲暨居正之克亢其宗也居正復謁拜求言噫
哀榮禫續曷有定在予與尚文交知寔深曩典由
學尚文長子瑾來丐詩歸壽其父繼聞擢禮科都
給事予因喜尚文有子今年忽傳其溘爾天喪秋
闈其弟已任教職長子習舉子業予衰耄杜門待
盡爰莫能助惟深望居正勉而振之輔而翼之俾
俾克繼克繩以綿先澤則士林又將頌居正以德
報德之懿于無止

福山讀書圖後題

宋李常公擇幼讀書南康白石菴僧舍長登第歷
官至知諫院論王安石新法病民黜知鄂州召拜
吏部侍郎上崇廉恥等七事言極剴切進戶部尚

書御史中丞兼侍讀為言者所誣徙兵部不拜文
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卅卷傳世
東坡記其藏書曰秦漢以上獲讀六經者數軼及
見老儒先生欲求史漢不可得悉手鈔誦讀近歲
市人轉相摹刻六經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得
之易束而弗讀公擇之書已涉流採源發于文詞
行事多矣而僧舍者用遺來學其惟人靈萬彙火
都不適百歲苟出身徇時獲非分之譽後世公論
寧可追夫今監察御史羅景深蚤讀書卿之福山
僧寺學成出仕繪圖顧認為警與予孫淳有同年

之誼謁拜求言予也年開九袞老病昏塞因僥撫
諸作未言者題于卷末

書顧進士挽詩卷後

吾郡顧與順中蚤遊郡庠以治易有聲同邑暨旁
邑晚進從之誦授多擢上第順中年踰四十始登
科甲未授職而沒後十年胤子唯克踐世科入翰
林為吉士奉挽詩卷求題嗚呼昔人云嗇于前者
豐其後近歲吉水熊敬方氏以博學清才年五十
猶讀書縣庠從其遊者後先掇第而敬方僅領鄉
薦終于太學上舍未幾以其子槩貴制贈都察院

右都御史由是識敬方者因不益信前番後豐之
言不誣也予昔與順中有一日雅暱今有請因為
書此以致期望意嗚呼唯其尚思所以自重自勉

題范孫宜墓銘後

唐姚元之沒其子以其室器珍玩遺張道濟
為作神道碑有八柱擎天四時成歲之語後雖悔
之而莫能易也宋蘇長公弗為人作碑銘而獨以
故人所惠絹絲并詩贈李慶婦葬其親長公甚可
謂賢乎哉今觀吾郡范君孫宜既無宿賞珍玩以
遺其子而遲乃克奔走竭廢乞詞鴻筆合葬父母

予故郡惜予老荒負病無以為贈也姑書以著其
孝

題李處士贈挽詩卷

予老病杜門却掃推府李君鉉特介來先處士挽
詩噫挽詩庸界挽觀者叙哀于冷茲寔云久矣庸
詩因憶初致政還聞郡理刑者苛而墨既斃惡疾
妻孥散藏金忘其一害歸後為人得計直可為中
人數家產未幾聞李君至一以冰蘄自持豪吏豪
氓弗敢闖私室閱再期而弗替予因歎斯人也豈
非蟬蛻埃溘之中歟今現行狀載處士所訓以廉

為卒則又知其由世德而壯也昔草廬吳文正公
贈廉吏張縣尉云世有弼為廉者或廉始而不廉
終或廉此而不廉彼或廉于位卑而不廉于位高
之日此廉吏之所以難得而見也推府君誠能恪
守先訓日萬弗忘將見廉名上徹錦誥貤恩有日
矣予素翫麟弗以文辭媚人茲聞補考將滿離郡
有日故雖未荆識而特書此以復者實亦草廬所
謂難得而見之意也

書四壽傳後

衛氏四兄弟長八十四仲七十
八弟七十五季七十二

嘗讀張子正蒙有曰氣所不能變者惟死生隋天

乎及讀王元之壽域記則曰民之壽夭係乎君法
兵天橫絕于下則民自壽蓋人之年命固由氣稟
狀歛福錫民則有不可誣者今觀四壽傳益信矣
當元末造羣雄鬪爭生民剪為俘囚戮辱而禍及
老稚多矣衛氏伯兄生至正庚子其年陳友諒弒
其主而僭號仲兄生甲辰是歲我朝兵克武昌而
陳氏滅拜氏生丁未其秋大兵克吳郡而擒張士
誠若季弟則生洪武三年庚戌自是萬國臣妾而
人始無兵禍矣是則衛氏四壽雖元氣稟之厚謂
非九五歛福之所錫可乎方今重熙累洽法兵天

橫拳皆息絕居壽域者可不知所自哉予亦壽域
中一人尔因衛生捐請壽此傳後以足其未備若
見傳中者則不勅說

書香山九老圖後

唐香山九老圖搨本別駕邵信之持謁中朝大夫
士得題詠若干篇有謂樂天非純正之士或又謂
峻節凜秋弗可以細故末節輕議予讀唐書列傳
及李商隱所撰墓碑樂天自為醉吟先生傳得之
矣蓋樂天始仕憲宗即入翰林為學士忠言直諫
与李深之齊名遭讒被逐穆宗起知制誥為進金

人箴以諷出刺杭蘇二州復以病免文宗立召遷
刑部侍郎後病還東都食太子賓客分司祿閒居
十有五年累進職不拜至武宗會昌初以刑部尚
書致仕而沒史論其始以直道諫中被斥晚益不
哀宗閱權勢震赫終不附麗完節自高是所謂未
可輕議者也狀史又稱其初貶江州司馬托浮屠
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又云連遭擯斥梅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以自娛暮節惑浮屠道尤甚作詩初頗
規諷後更下偶俗好杜牧謂纖艷淫媒非莊雅士
所為味此史氏之言則亦未可以為細故末節而

莫之謨也記曰大夫七十致事近世濂洛閩諸君子進不離道退不失義著述動關世教此則後人所當攷自勉者也予耄老無似現圖有感因書以識

跋宋贈太師惠國公東陽何擇可遺訓

紫陽夫子教學者必先習小學為根本然後進于大學以達語孟中庸今現惠國何公遺訓有小學而無四書豈四書在所必讀不待言耶抑偽學之禁未弛義理之言不利決科耶惠國從子北山先生傳道學于朱門高弟勉齋黃先生所著四書叢

揮灑懿懿實真足以繼儒先啓後學是則何氏子孫于奉親治喪保己處事固當恪守惠國遺訓至若北山家學則又所當誦焉者也遺訓十四則七世孫運使君持示徵言因書此以補其未備何氏後人尚勉監哉

跋宋何參政周禮義

宋初循唐制貢舉取士有三礼科熙寧中王安石枋國始罷儀礼而存周礼記卷首周禮義二道景定參政何月山昆季之作也前義凡一千一百八十三字後義六二千言有破題有承接有小講

有胃有原有火講有引證有結開闔變化抑揚及
復流麗而豐腴駢偶而頓挫讀之真足以膾炙人
口昔人有云文章闕氣運考亭朱子嘗言張廷堅
自靖人自獻先王書義致堂胡先生酒酣與武侯
出師表並歌予嘗得而讀之平正簡直其辭僅有
是義十分之二蓋宋程試時文至景定愈工激而
愈浩瀚豈非昔人所謂言上枝葉者乎予既嘉何
氏後人克謹舊澤而又得以考覲世變也三復之
餘題以歸之

題麥舟圖後

吾郡自三讓至德以端委施治言梓氏復以文學
名科自是鴻生碩士代有其人然求其千德傑出
忠直世濟者孰過父正范公父子者乎歐陽文忠
公作父正墓碑曾文昭公作忠宣公墓誌元史臣
作列傳雖畧載義田而無一語及麥舟事後人由
是疑之吁麥舟之事在恒衆人固為希特若論文
正父子德業則此實為小節金石史筆誌其大而
畧其小宜也麥舟有圖特其後裔思昭祖德而欲
小善弗遺耳雖狀父正忠宣公去今四百載而鄉
俗日偷至或競財利之末而傷骨肉之火倫觀于

是國寧不有愧于中耶顏之推云素鄙吝暴悍者
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小心黜己思欲效之也
是則斯圖之傳其于鄉俗之勸豈淺哉又正裔
孫從政持圖求題因書以諗觀者

題表文清公郊祀十議

予老病杜門却掃四明表某奉其族祖元學士文
清公桶所著郊祀十議親稿拜謁求題始終兩年
請之益勤嗚呼國之大祀莫大于郊秋自坑焚後
禮樂崩壞迨漢鄭眾鄭玄賈逵馬融暨唐孔穎達
陸德明宋陳襄劉原父蘇軾學紛議論同于聚

訟由是先王典禮卒莫之復况元氏入主中國之
時乎文清公大德初薦入翰林為國史檢閱其十
議乃五年辛丑所序若書藁則次年壬寅與草廬
吳先生激也文清學博識精折衷二鄭及歷代諸
儒論議若六天之妄祭天無歲后土即社議皆
宗主程朱而發明極摯惜乎當時終莫能行也吁
文清沒于泰定丁卯距今

皇明正統辛酉閱一百十又五年矣後裔有人乃
能寶藏遺藁可不謂之賢乎哉制作之家後當有
攷于斯

跋韋莊行草帖後

按韋莊唐天寶宰相見素孫昭宗朝登進士第乾
寧四年丁巳詔諫議大夫李洵使王建以莊為判
官時中原兵亂因留居蜀越十年丁卯朱溫篡唐
王建遂亦僭號拜莊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
以沒迄今其名不隨草木漸盡者以其字畫之工
而已噫昔王逸少忠清雅操為善書所掄而莊之
名氏乃因善書以傳其幸不幸識者少有以辨之

題石泉生傳後

昔陳惠泉能以金鍼刺入人目以去障翳流子德

中復以是擅名石林助教葉君作惠泉傳予嘗序
其後今覩盧中書為此傳德中弟景中石泉生事
既贊其克續父業又曰為人後承道德之傳者監
是哉予讀之為感焉夫入人身之動視為之先孩
提粗有知則能視父則敬視母則愛視親戚則狎
視途人則畏鳥獸至無識亦能視害則遠視利則
趨視人顏色不善則去之矣何世之人有雙瞳瞭
然無翳無障不盲不瞽或利視為害危視為安
直視為狂邪視為止刀劍則視之為衽為席刑獄
則視之為芻為豢甚則父子兄弟夫婦猜忌牴牾

視若仇敵不知古方書載此為何證抑不知鍼
鍊湯劑能療邪否即古方書不載鍼鍊湯劑不能
療則承道德仁義之傳者必有祛其蔽復其
之
方矣昔嚴君平隱于市人有問者率以仁義忠孝
語之石泉誠能繼其遐躅遇醫者障者為鍼去之
其有不言不贅炯炯若岩下電乃有前之云者幸
告以仁義忠孝使祛其蔽復其明以就利以避害
以全天倫之樂則石泉之名如若平之在蜀矣予
尚當大書特書以示于後

題潘大率東耕記後

古者士出于農井地未壞時士未得祿以代耕則
暨。狀躬稼穡以自養矣外慕哉厥後井地法廢
游手病農者衆士非惟不暇耕而亦不屑耕矣予
觀東耕記載東耕子居東吳之東治播種力耕獲
弗官少自暇自逸其積日益以足仰事俯育其心
倦。以供徭稅報大德為本其無外慕者歟其知
本者歟莊周稱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斂牛而
牛肥先儒以為知百里奚者予于是亦云

跋張運生友向傳

予在北京友人張運生以書索識友向傳蓋以子

女婚嫁畢欲教向子平之為者運生先君子則明
先生洪武初以易經掇科積官至臨江別駕運生
早失怙飭躬砥效辛勤養母里閭子弟從遊者甚
衆母卒子弭嗣家以因以自彌予竊惟子平史稱
其暮年弄家遊五岳莫知所終若狀則其詭異之
行豈若運生優游名教中而自有樂地即是則不
惟慕之而實過之矣庸以是復諸運生第未知以
為狀即否即

跋馮海粟居庸關賦

鴻烈解言中國有九關惟劍閣為至險唐李諲仙

作劍閣賦僅百二十字今觀元馮海粟賦居庸首
尾幾五千言何闕衍奇麗之若是也噫予竊有感
焉昔在石晉割地畀狄失險要之守夷狄遂盛不
可復制馴至胡元遂一中夏而主之為開闢以來
非常之火變海粟先生至元火德間宜其鋪張揚
厲之若是也雖狀居庸之險天造地設為尼夏火
防淪沒于狄者垂五百載迨我
皇明太祖受命始克汛掃腥羶復還中國之舊廼
今德威遠暨薄海內外罔不泱被教化禮樂制度
聲明文物超軼漢唐之上使海粟得生此時必將

持簡操筆製和平正火之音以形容太平之感比
降雅頌豈止作為是賦也哉讀者要當識此

題和靖觀梅卷後

梅開冰雪凍江之際匪凡英俗卉可及楚騷偶遂
見遺迨陰何李杜後而賦者衆矣近世復有一詠
百首動盈卷帙者歎世稱愛梅獨歸和靖其疎影
暗香水邊雪後之句至今膾炙人口豈詩句之傳
不傳不在乎多耶抑其孤高清白有類于梅而然
耶和靖居孤山二十年足蹟不入城市真廟詔長
吏歲時存問仁廟嗟悼賜謚迨今越四百年矣曩

予按部于杭嘗一至孤山但見淡煙衰草荒墳斷
碣而已歎命長吏封樹營築而憺惚未果每恒自
愧今覩遺像益深慨歎

書米元暉畫卷後

右宋米元暉寫疎林秋晚圖蒼茫慘淡竒妙超逸
真所謂脫畧楮墨蹊逕者也元暉名友仁官至兵
部侍郎乃知淮陽軍節元章之子元章善書能畫
畫史稱其山水宗董源而竒、怪、自有妙思元
暉承家學字畫尤怪其畫則畧喪父倖草、以成
不失天真人謂宋有元章元暉猶晉有羲之獻之

也雖欲予嘗聞之太史公云藝術之巧雖父莫能
喻其子而子亦莫能承其父今現二米則異是矣
况夫近世凡所謂藝能者其繼之承之不一而足
獨夫道德學術之粹欲求其克喻克承者則鮮焉
豈世之人工于近小而急于遠大乎此卷自參以
劉君環而下題肯墨筆予特舉是以書于後蓋欲
攬之者知有所感發也噫

題光霽二字後

右光霽二大字晦翁所書鄉友沈浦得之裝潢成
卷屬予題識嗚呼是豈易言也哉昔者春陵夫子

當聖遠言湮之日建圖屬書以續千載不傳之學
一時從遊者惟程氏昆弟之傳得其宗伯子嘗曰
自再見茂孫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其尊之也至矣時豫章黃太史亦云茂孫人品甚
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李先生以為善形
容有道者氣象晦翁于是大書而特書之其指示
學者深矣於戲光風霽月流動充滿世間萬物形
形色色靡不各得其所是豈一毫私欲存于中者
所能擬哉學者豈徒知之而已夫豈徒知之而已
夫

書趙松雪寫陸士衡文賦後

右晉陸士衡文賦元魏國趙文敏公子昂為其友
楊君仲弘所書也士衡名機三國孫吳宰相遜之
孫抗之子年二十作此賦未幾吳為晉所滅因杜
門績學名播南北太康末仕晉為郎中令後妻身
成都王穎兵敗被害子昂宋昌陵之後寓家于湖
元初程鉅夫薦于朝仕至集賢學士延祐三年丙
辰仁廟超拜翰林承旨階榮祿大夫六年己未得
請歸老仲弘名載宋學士楊大年裔孫登進士第
拜浮梁州同知七年庚申正月仁廟升遐時仲弘

遷寧國推官歸抗省墓道謁子昂雪上書此為贈
賦後猶題延祐七年者蓋英宗初嗣位尚未改元
也明年辛酉始號至治越明年壬戌子昂遂卒又
明年癸亥而仲弘亦沒矣世稱士衡天才秀逸辭
藻宏麗子昂人品甚高字畫得晉人風度元初克
變晚宋詩律以上接于唐者始于子昂而繼以仲
弘也故二公名重一時此賦乃六十七歲晚年所
書故尤為世寶惜予因思士衡之沒距今千有一
百五十載而子昂仲弘下世亦已一百有十年矣
海桑遷改世變匪一狀遺文墜墨世猶寶藏至今

三君子之名耿著人耳目孰謂詞翰非不朽之
盛事乎又况立德立功立言之在天壤間者乎有
志者其可不思自勉自勗而甘同草木之漸盡而
泯滅乎後之覽者其亦有感于予言也夫

書宋邱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邱公岳山甫家傳
後有元文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
子敬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
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闕卅年宋亡矣予嘗
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

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
傳乎理而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正其入
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耶元初董
文炳命李磐取宋實錄等五千冊北去國史院若
有公附傳後何弗錄耶元累朝欲脩三史以統紀
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往郎危素請始詔
脩之命素兼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
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耶宋接晉唐正統遼金
可比晉符姚附立載紀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
輩率徇時亡誼僅比陳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

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却經伯常張樞子
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桎子經通
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為止統而今注二國紀年
于其下矣嗚呼尼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
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
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脩訂之
易、百公之裔孫貳公方持傳求題狀傳乃贐本
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定藏俟時以獻

題宋邱氏告身後

右宋邱公岳官淮南提刑日贈母氏令人誥裔孫
泰和丞方重加裝標求題按宋嘉熙三年則理宗
己亥歲時帝在位久怠忽荒以馴致孽賈得志而
宋社屋矣邱氏子孫寶此至今不其多賢乎抑聞
草廬先生題宗人吳適可先世告身有曰為人子
孫祖宗遺物何莫非當寶此身實其所遺尤所當
寶者嗚呼邱氏後人尚鑒斯言

題文信公遺墨後

信國文公忠義志業炳著指南錄此真蹟詩歌八
首元季諸君子題贊備至狀可疑者若陳方子貞

云淮陰繫開議公不當出使時國亡在只尺為計
尋常禮儀哉繫開者字聖予同陸秀夫君實居李
庭芝祥甫幕府國亡晦迹作信公及秀夫傳金華
吳萊立夫稱其忠節孤峻議論高古二傳文類遷
固竊攷出使一事信公亦嘗自悔有詩曰老馬翻
迷路羝羊竟觸藩是則子貞非獨不知聖予而亦
弗考指南錄之詩也次則張翥仲舉元末任翰林
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孛羅矯制令草詔力拒之曰
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亡憂憤而死次則布衣王
禕子充國朝官至翰林待制洪武壬子持詔諭

雲南梁王杞都慷慨弗屈次年被害後謚文節次
則陳謙子平夙尚孝悌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
照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謂弟曰汝無官守
宜自為計子平曰兄在吾何所之城陷兵入脅訓
不屈遂刃其脅子平奮前蔽兄因并遇害又其次
則鄭元祐明德亦元季名士官至儒學提舉而終
嗚呼忠義者人極賴之而立亘萬古弗泯也卷中
題跋者五而仲舉子充子平俱克捐生蹈義誠無
愧信公矣獨惜同時執國柄守封疆者多膏國生
降苟存視息未久漸滅甚則死于盜賊兵刃貽臭

千古迨後商聞信公事未有不以前人為愧也此
卷出王積翁子都中家今歸予同邑陳符原錫鳴
呼仲舉不云乎豈獨王氏室之百世之下固夫人
之所同室也嗚呼希矣信公死節後一百六十三
年是為

皇明正統九年甲子歲都臺致政海虞耆老吳訥
書于歸全堂

題錢武肅畫像卷

昔彥強王先生誌謙益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
肅王後謙齋之孫宣子子培也一日奉畫像卷求

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
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王
像以進蒙 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
遣而歸至今藏于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即五王
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
豫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寔于台則知此像
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葆姓受氏孰非神明之
曹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雄逢茲盛時無足言
者若謙益之碩學醇德覆燾厥後子孫正宜

績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
顧什襲珍藏而已

題陶靖節像後

按梁蕭統靖節傳有曰嘗九日在宅邊菊叢中刺
史王弘送酒至酌醉而歸此畫即此景也後有錢
選舜舉詩舜舉雲川人宋理宗時御貢進士善人
物山水花木翎毛得意者多自題詩意此即舜舉
畫也後則吾御諸老所題曰王達守道王謙鳴吉
黃進德音之 國初同任常蘇州學訓導曰鄧士
英仲珪陸景玄子善馬常吉卿此三人俱不仕曰

吳乾者字廷升洪武中任本縣學訓導曰傳著者
字則明任教諭官至潞州知州曰林大同者字逢
吉任開封府學訓導惟此八九公皆先輩儒碩五
六十年前某俱獲侍聽教誨今則淪謝云久而予
年亦耆老矣鄉友陶麓鳴珩持卷求題乃為粗述
出處庶覽者知之不至湮沒矣人 也若靖節高
風逸韻先儒已論定云

書林參議墓表後

右少師尚書兼大學士 太師楊公士奇撰文吐
林參議伯禎墓表孤山西參議久載旣勒碑韓山

墓道矣復以公遺稿裝潢成帙求士夫君子題識
予嘗閱其家譜知其族自唐末忠烈侯諱某居閩
之福清替櫻蟬聯弗可勝計元末伯禎父福建省
員外郎子華鎮潮始家于潮伯禎沒父載登永樂
辛丑進士第教歷有聲長子廷舉又登正統十年
進士拜官御史父載子姓無碩數傳後韓山之林
又將儼盛于福清矣雖欲予嘗聞之潛溪宋先生
有言曰閩巷驟興之人所為或有未至人將貸之
曰其先亦若是尔名門後裔一有弗謹則人必指
目以為辱先玷身者矣予孫淳外孫昕与廷舉同

官風紀故特剝潛溪之言為其後人勸嗚呼予言
匪毫凡攬是而弗悚惕儆戒者則豈替櫻之後也
哉

晦菴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竊見故相秦檜掃自虜廷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
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
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愉愉惰之
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復
竄于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排
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
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于
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彌禮義之地學校
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諄雖捐田以示濡

沫恐出市恩狀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
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
檜家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温州捨田蓋是
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不欲殺之鼎
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矜
姦謀送大理獄通汾自誣與令矜張浚李光
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
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
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

者呂愿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
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
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
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
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
應便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
頭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
今日始克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
謂乎若檜之外孽煨垸堪其穢濁淫黷矣足
道哉

晦菴先生跋程沙隨帖後語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下方晉元
帝則有餘故許君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
狀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
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
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不
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傷
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右慶元八年劉用之携沙隨帖求先生跋先
生為題如此沙隨長先生數歲才識亦恢博

故先生敬愛之秋沙隨寸識雖有可稱而窮
理之功未至先生豈好為是以諂知舊哉蓋
以沙隨一時間人恐後人信之以我賊綱常
之大故斥其為諂子而復云可付一笑也若
夫所謂呂右丞者乃先生之先韋齋太史之
執友右丞字子礼累典名郡先生稱其為學
以脩己治人為一致而不尚空言者此帖之
跋在戊午歲乃寧宗慶元四年後三年庚申
為慶元六年而先生卒自是權姦擅柄馴至
史弥遠廢立而宋事日非矣嗚呼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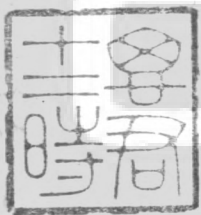
二二二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辭江陰學舉訓導答嚴志道書

昨承枉顧喻及邑庠推舉訓職已嘗面懇辭謝卧
 病中忽聞价至得書啓緘迺邑庠諸友之書耳其
 惟建學立師古先聖王導世宜民之先務而我
 聖朝之所尤重者也况夫江陰名邑地大人衆典
 教學者搢紳老生後先相望諸英俊樂育之久豈
 僕謏薄之可繼哉僕曩童穉時亦嘗讀書邑庠獲
 聞儒先之緒論近年馳驅跋屐舊學荒落向嘗兩



至貴邑第恨不克一至上庠以聞先生學者之誨
論今者過聽虛譽不遠百里專价下訪又豈僕之
所敢當哉謹勒此以布于吾兄萬冀再三致謝所
承諸君子推舉決難承命古人云知人非易自知
尤難僕雖不佞竊亦自知之審矣惟吾兄亮之

辭崑山舉訓導答馬知縣文炯書

某窮鄉晚學無所肖似比聞閣下祇承 德命來
典崑邑善政美譽洋溢遐迩某獲居鄰壤自揆無
階弗克瞻謁以薰沐道誼之餘每用為愧迨者乃
承閣下以邑庠司訓虛席特遣儒生持書下訪某

偶因暫出不得親拜來命之辱暨歸欲詣左右求
見又復自惟薄陋不敢率易進謁惟是仰德之忱
未嘗一時而忘也茲為二友又復枉顧申之以嚴
命重之以多儀禮意之隆豈區區謏薄之所可當
哉伏惟玉峯名邑地大人眾學校之設風俗之所
繫人材之所出實我

聖朝之所甚重者也今得賢大夫領提替之任又
得名師儒以司教鐸文風士習蔚為東南之冠宜
得老成耆彥分典訓職則庶幾上體

皇家建學立師之至意下副賢大夫提勉作興之

盛心也如某者曩自童穉雖嘗執經邑庠獲聞儒
先之緒論近年驅馳跋躓舊學荒落加以僻居田
里壅蔽樸愚又豈克堪是選也哉伏冀別訪耆德
以充是職未由會晤惟順候為 國民自重不宣

答張宗海脩撰書

宣壻來領七月一日教帖仰見吾丈年德弥卽識
慮弥精欣羨。某老態百出力衰任重况慙直
有素誇毀四典已具一章旦夕奉上倘獲遂請尚
當朝夕侍教以求冥過于沒齒也所諭志書欲錄
賤迹切念蚤罹艱苦讀書養親無卓。文行表見

於邑里晚歲升朝碌。守職烏有可紀之事業哉
况晚節末路深恐難保昔人謂死之日是非乃定
詎不秋歎然尊意不可虛辱錄去海虞雜詠詩倘
得筆削入編則為幸也來示云前志人物無幾因
憶宋代惟曾丞相懷為最顯狀急于賑欽壞當世
破介良法得罪清議元世習俗以富侈自豪若曹
氏私租卅萬石勢傾郡邑准寇入境一夕為燼志
中以此意垂戒人。可也小壻切望時以盛衰倚
伏之理戒之為感

字說

張孟脩字說

海虞張生慎予內弟公吳之胤子也生之在孩提
質性純慧為其先大父所鍾愛甫能言命以今名
間嘗指而謂曰是子他日長成宜有以教之予應
曰諾未幾予行後南北弗克如志今年夏分按江
浙還過邑里則生頽然加巾於首矣問其學誨朱
子四書頗穎悟習為詩章亦可觀予心喜之而惜
其大父之弗克見也公吳復謂予曰慎已冠宜有
字幸終有以教之予曰往不云乎慎厥身脩蓋能
慎則能脩身未有身不脩而能慎者也宜字之曰

孟脩是故言不脩則詘容不脩則惰行不脩則肆
業不脩則墮事不脩則疚至于奉親事長處夫婦
交朋友以至應事接物苟不能慎以脩之則欲動
情勝舉失其宜而違禽獸不遠矣四書五經聖賢
教人之法具在誠能潛心篤志實用其力以脩其
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平之道又何難哉生尚勉焉
慰大父於地下成嚴父之志其在生乎生尚勉焉

張生克明字說

予至金基之二年故御醫逢吉張君胤子翌來受
學曉寔夜檠相親與者越三年矣暨予承乏烏府

聖復進而言之聖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其名者
予廸字之曰克明聖復拜而請曰甚幸先生之終
惠也使知所勗焉予惟聖之字義經傳罕著惟爾
雅以明為訓魏都賦有顯仁聖明之句釋之者以
為彰明其明德者也夫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在天
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具衆理應萬事不以聖愚而
增損者也自其措于形誘于物舉明之體始昏遂
廸淪溺于卑汚凡近而不自知焉故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先之以格物致知以啓其明之端繼之以
誠正脩身以致其明之實于是率明之俸克明於
己而有以推之以及乎人矣苟若不狀則溺于卑
汚而淪于凡近矣昔考亭朱先生教學者有曰脫
去凡近以游高明又曰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志於戲明之體出乎天克明之在乎人聖乎聖
乎其以是為務乎

秦氏二甥字說

秦氏甥伯曰攢仲曰楷予女弟之二子也攢既加
中于首楷年亦已成童因制二字以同畀之按攢
者本叢茂貌楷則法式之謂也攢宜字曰元茂楷
宜字曰元武蓋茂又有茂勉之意而武亦有武敬

之義也。二甥早失所怙，誠能攷。歲勉以進夫德翼。式敬以持其身，則必有以慰慈母之心。而何患己之不脩物之不成也哉。二甥其尚勗焉。

錢氏外孫睨昕字說

錢氏外孫長睨，次昕，睨冠拜求字，因并製二字。與之。夫睨昕皆從日，韻書謂睨為日陽之光，昕為日初出之時，睨宜字曰景陽，蓋陽寔剛明之德，大易以為君子之道，此人所當景仰自勉者也。昕宜字曰景寅，蓋寅寔清明之旦，虞書有寅賓出日之文，此人所當景仰自持者也。昔尔之曾祖父剛毅力

學生平，弗阿貴，挾凌賤，負故克，履盡厥，徹至于今。弗哀二孫，誠能力學，為善崇陽明，而不溺乎陰濁。守寅敬而不流乎怠肆，則匪惟無負予之望，而亦有慰尔曾大考于九原也。即勉之。

傳

範軒先生傳

先生林姓名火，同字逢吉，別號範軒。上世居福之長樂，宋末有松洲者，宦遊始居常，歟祖近思，父脩德，皆任州學。職先生幼莊重，祇勤誦讀，踰冠失怙，荐罹兵燹，克振勵，不以負官累，志五經四子，濂

洛諸書暨韓柳李杜集手鈔心維學殖日富
皇明混一旁求才畧屢以病曠辭家居窮巷訓蒙
自洽世務利欲絲毫無動于中雖或空匱晏如也
一時教官若則明傅公鳴吉王公伯京衛公章甫
馮公守道王公耆儒若陸君子善膠君仲素錢君
更生計君原虧輩咸推服先生學行洪武辛未徵
用耆德強起至京授開封府儒學訓導所教生徒
多躋臚仕滿考竟以疾辭歸結草堂城西扁曰錫
閒日以詩文自適時冢鉅淪沒先生滯狀獨存某
間持所業求正先生從容指教喜見顏色遠近求

文日多先生酬答因倦永樂初元召見宴賞給
敕書榮還七年又以老成聘力辭以疾明年考終
於家壽七十有七所著有乾軒集若干卷子三復
衍衍先生沒後皆卒孫三宗完安稱其家云積曰
先生嘗云吾家以儒素謹厚相承吾為文弗事葩
拊粉澤以追逐時好先生既終言猶在耳子復以
遺稿蘄校正憶先生言弗敢輕為改易今孫宗懌
倦以發敷祖德為懇乃本平昔所見所聞者著為
是傳嗚呼欲求先生者尚攷於斯

南野翁傳

翁媪姓陳氏名佳善字從道祖家吳郡崑山父九
齡始居常穀治產積著以善富聞翁夙稟聰慧讀
書過目成誦父奇愛之比長俾晦迹田里弗令輕
入城府父沒年踰強立始出應世務長身玉立詞
辯媿。縣長吏欲尉薦之非其好也與人交和易
坦率而中權度精密故家業益裕自奉簡澹能推
贏餘賙卹族里誼當為者雖過厚弗惜延者儒吳
文度家整死營塚壙祀之扁出納金穀所曰平軒
用示子姓中歲頗好方藥弗精其事或遂以名薦
取隸太醫院力以老疾辭歸乃營園池築亭館度

圖書方器物以供清玩佳賓至情景俱勝則命膾
鮮膈肥引觴促醕以為樂一日命舟繇沙溪抵吳
城訪親友訣別還浦決旬脩狀以逝子符倦。求
發潛德少師兵部尚書廬陵楊公士奇為表其墓
少師工部尚書建安楊公榮為銘其碣少保禮部
尚書南郡楊公溥為序挽詩集云贊曰
昔蘇長公有云古之人不必皆能自見而世必有
發明之者予竊弗敢謂然今觀南野翁以一布衣
終厥子迺克哀諸閣老鉅筆以傳跡四遠則夫長
公之言又豈無所為而然也耶

予与翁交爱有素符幼穎敏日記千言嘗
命拜予求益控惚行後弗克酬其志比謝
事還家則翁已捐館符与弟儕奉表志哀
挽懇予作傳毫荒多病言不成父覽者無
誚

錢氏賢母傳

母趙姓系出宋熙陵後南渡時十世祖節使公繇
杭州僑寓常熟邑城之西代有祿食至宋亡子孫
始占籍為民 國朝洪武中母之考季父以明經
起家筮仕陝西某縣令卒官富州知州母自為處

子時克孝謹柔婉為父母鍾愛時謙翁錢先生隱
居邑城東其孫子中得賢而且父季父遂以母歸
焉其婦也能移其孝謹之行以事舅姑宗戚宜之
中得兄志方居海上弟尚則出贅舒氏季有終幼
孤母儉勤勸相俾中得克盡友悌之道自是皆產
日裕子姓日繁母祇上字下和待妯娌平居簡默
若不能言迨處家事則曉悉周至舉適其宜永
樂初中得沒于旅次母年三十八長子完甫十二
次宣七歲母懇惻施訓俾敦尚孝悌眾務悉聽孫
有終制裁有終性伉直狀敬母如子姪禮數年存

終沒二子完宣已長授室諸從子亦成立昕夕娛
侍孫甥滿前母雅志儉素始終無少變嘗諭諸子
曰吾為汝家婦逮事吾舅姑汝家世以儒雅稱賓
館宜常得名師儒以訓子孫母媵衆殖已母使氣
忤物用保綿先澤諸子祇教至今詩禮之習不替
宗族鄉黨皆稱母之賢德云贊曰
予與錢有世契弱息為母介婦亦二十年矣故得
母之行為詳昔荆國王父公云女婦不識廳屏笑
言不聞鄰里其死也人傳言以美之繇教之 人
人之不終狀也傳焉美之宜也予于是亦云

贊

晉謝太傅像贊

識沈而達量雅而廓陰夷殊涂終始一節故溫之
謁莫克致吾投髮之迎堅之蹶僅足博吾履齒之
析於戲于載之下瞻遺像者靡不起懷往迹而嘉
仰夫風烈也

贈兵部右侍郎徐公像贊

褫厥身守以約邁厥善行以懿有開必先有種必
獲宜其鴻厥慶於開孫而貶身後之亨壽也

祭酒陳公像贊

命服之崇德容之飭有學有文可象可則故初仕也明慎于祥刑之司暨再遷也從容乎勸誨之職迨夫晉陟司成顯領教席其辭章翰墨既有以服分教之師至乎注措設施亦足以為多士之式尚期年弥高而德弥脩名弥著而教弥力庶幾賢才彙出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而師道之隆亦得以垂休光於竹帛也

趙司業珙琬像贊

朝冠朱衣玫瑰溫綬正笏垂紳金門待漏溫文肅有儀一誠對越因敢或渝退歸成均六館

惟飭弗亟弗徐是訓是則願言底慎庸葆厥終令問允弘傳慶吳窮

謙翁錢更生像贊

學端而專志高而毅陋辭章而不居藐強豪而弗避斯寔吾御前輩之偉人視今之小黠大癡蠅營勢利者豈可同年而語也耶

林先生像贊

蚤居御校玄巾素衣晚訓河洛命服有輝倫音錫間克享眉壽以泚諸人以燾其後

錢中得像贊

此予姻友中得錢君之像君既沒于宣奉
像求費嗚呼中得才猷孝友世豈復有斯
人也感悼之餘為之贊曰

抱寸猷躬孝友命弗融內弗疚葆綿遺澤在尔後

匡體道像贊

容之申、行之循、祇勤家學宅心孔仁刑于其
孺孝于其親和氣陵秋垂眎後昆

銘

滋德堂銘為雲間許士深作

於穆天命在人曰德樹德務滋古訓有赫粵滋伊

何仁為德元如穀之種生意茁為礼涵義濡厥苗
惟碩智以終之式厚尔獲尔獲既厚充潤尔身心
君春秋百俸皆春勿忘以荒勿樞以助尚慎旃哉
以永終譽

箴

惜陰齋箴為御史張勳作

惟皇聖神所以無逸純亦不已与天合德惟賢晞
聖倪為攷、分陰競惜猶恐失之晝而有為宵而
有得涵養之要主一無適息焉有養瞬焉有存進
學之方致知是先鷄鳴夙興力於行善勤勵自強

因敢或受彼氓蚩。飽食煖衣荒寧懈惰禽獸幾
希亦有用勤惟日不足流于不善利欲是逐聖賢
憫世厥訓諄。揭名自警偉哉若人知之匪銀行
之匪易墨卿可戒敢陳厥義

知止不殆箴寄嚴寺正志道

知止不殆古人所云疏傳承之克保其身保身維
何誼寔當爾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匪唯疏傳亦有
考亭韓氏偽學弗辨弗爭志士為名貪夫為利清
濁雖殊利心一致曰予哀病辭祿引年恐違古誼
辱身玷先爰述斯箴置諸座側同心弗鄙相守無

數

祝文

浙江科舉祝文

維宣德元年歲在丙午八月壬戌朔越八日己巳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某恭率考試官教授彭勗
教諭陳子友同考官教授曾景脩廖思敬教諭程
信訓導張昇提調監試官右布政使艾瑛參議蕭
常金李梁謙商監弥封等官經歷霍著等敢昭告
于杭州府城隍之神吳行人伍公之神宋少保岳
鄂武穆王之神曰天啓

皇明誕膺景命法古圖治多歷年所比者禮部以
科舉取士不得真才奏定科額以革濫取之弊浙
江布政司統府凡十有一取士四十五人乃今改
元之初當鄉論士之歲藩臬諸臣于是延聘師儒
遴選官屬內外供職期在盡至公以拔實才而某
適巡是邦職當監董惟切祇懼茲入院之始謹率
各職致告于神凡某等監臨提調考試弥封等官
但有徇私背公作姦捏巧濫取非才有負 國恩
者神當運福善禍淫之機俾其荐罹刑禍及于身
家如此則非惟愴和知所警懼而神亦無忝 國

家欽崇祀典之意也敢告

祈晴

維宣德二年歲在丁未二月己未朔越三日辛酉
某官某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杭州府境內
山川之神杭州府城隍之神曰惟神參贊化機生
育萬物故國家有春秋祈報之祭蓋莫非為民而
然也切見浙江去冬以來而雷連綿迨至新春雷
電迅烈自是若而凄風弥月弗屆來年壞傷蔬果
萎損農末交病衆口怨咨揆厥所致實由某等弗
能激濁揚清承流宣化刑獄有枉賦役不均撫字

方持守非道以致感傷和氣留延下民是用齋
沐俯省致禱于神伏冀誕布陽和蕩除陰沴俾
民無疵癘之憂年穀有順成之慶若某等弗克悛
改即冀加蓄其身因俾庶民措罹凶阨敢告

謝晴

曰造化發育神寔育之善惡報應神寔司之緊是
浙江東南沃土首賦浩穰民物繇隄維時春仲陰
沴遘災二麥壞傷小民怨嗟粵我羣職盡誠致禱
陽光頓舒陰霾迅掃陰陽表裏誠故友通陳辭旅
拜少答神功願神聰明願神正直禔福善警厲

羣職是我民食奠我民居春秋報祀永世弗渝敢
告

貴州祈雨

維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六月丙子朔越二十有八
日癸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吳某貴州承宣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孟驥右布政使陳俊民右參政賈
某貴州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李政蘇寶貴州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應履平僉事于文通謹率
合屬官吏宣慰使宋斌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
神貴州境內山川之神貴州宣慰使司城隍之神

曰嗚呼貴州僻在中原西南歷代視為遐裔之地
皇明建極聲教遠暨繇是肇置都司董督衛所以
帥兵守鎮布政司管轄司府以牧養民按察司
與分巡御史掌持風紀以糾劾姦慝軍民合屬設
置羣職比回內地者有年矣狀地高山多厥土燥
剛公倉私庾素無儲蓄軍士八分屯田蠻民力耕
火種全藉雨澤應時則五穀有秋僅可充洽苗或
不登則官民交困無以為計去冬臘雪呈瑞二麥
有收軍民鼓舞感謝穹壤夏中甘雨霑之禾豆滿
野黃童白叟咸以豐年可必我自六月以來雨澤

稀少稻禾水田多已墾圻豆粟山坡日就焦槁揆
厥所致實由某等不能揚清激濁糾繆繩愆守潔
乖方撫字無法剝負苦以益己之富後窮困以營
己之私倚法為非捏巧曠職食甘肥而不卹人之
無食衣輕煖而不念人之無衣言與行違匪與心
異以致感傷和氣災及下人是用齋沐首謝改過
遷善惟神參贊化機生育萬物即今穀豆早者吐
花結實晚者莢苗生穗萬口嗷嗷仰望雨澤伏冀
大施甘露滂沱溥洽俾五穀豐登盜賊消弭若某
等不能悔改即望加禍其身罔俾無知困窮橫羅

凶阨如此則神亦無忝 國家欽崇祀典之意也
敢告

謝雨

曰某等昨以久旱竭誠致禱明神閱下人之不辜
若響若答甘雨隨澍秋成有望人因德咨某等于
是克宣罪戾謹率羣職旅拜以謝惟神鑒之

祭文

祭龔云之

嗚呼醫道以活人為務於仁道為近君之術可謂
精於醫矣活人之譽自御邑以達 京國亦可謂

嗚于一時矣仁者之必壽仁者之有後聖賢之言
所謂不我欺者矣何造化既靳君之嗣而壽復止
於斯矣嗚呼哀哉自古制于命而逢乎理之喪者
豈君一人而已矣嗚呼哀哉

祭段侍郎

嗚呼祥刑之任古今所重我 國家法古圖治建
三法司以掌邦憲而刑部實專庶獄之務比年
車駕巡幸北京公以亞卿提攝部以其等或司苗
基或任棘寺職業相關公署相接凡同堂聚議之
時聯鑣出入之頃未嘗不交相警飭以共圖補報

於萬一也公蚤登賢科敷歷中外庶獄庶慎素所
練習嘗曰獄者人命所繫實聖人祈天永命之要
苟淹延顧忌則失明慎而不留獄之意也何期勤
勞致疾遽成弗起是以訃音上聞輿嗟賜祭兩
京賢大夫士亦因不盡傷悼惜而况某等交契之
久寧不於是而失聲號慟也即靈輜既駕歸窆故
里爰陳祖奠而重之以辭惟公其鑒之

祭東里楊先生

昨聞東里尊先生奄忽捐逝弗克奔致奠禮茲孫
溥入京應試星遣營置庶羞躬詣總偉陳祭曰嗚

呼先生當代儒宗累朝元老功在國史名滿四
方門生故舊不當以是瀆告之也惟念某永樂中
叨蒙

聖恩拔擢教導子弟先生時在春坊遂得識荆自
後往來兩京獲奉矩誨比歲致仕歸至儀真適先
生祭祖而還邂逅話別僅歷六年豈期遽聞哀訃
即

聖明在上顧念耆德贈以太師一品之官錫以文
貞二字之謚先生雖沒蓋吳憾哉惟是故舊之情
慨念今昔不能不撫膺而哀悼也嗚呼

祭外孫錢暉

外翁遣汝母舅以庶羞之奠祭于外孫錢暉之靈
嗚呼吾諸女適人惟汝母居長諸家外孫亦惟汝
居長汝詩礼名族自汝高曾暨汝父皆抱村弗
耀今年春汝弟昕榮掇巍科汝在家又克勞動幹
蠶以悅二親鄉邦親舊孰不慶幸豈期汝一疾而
遽天乎嗚呼汝弟一身在官汝子僅五歲汝之庶
弟亦僅八歲汝父母俱年半百常有疾疢汝之死
豈能瞑目耶嗚呼豈非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理有
不可推耶嗚呼吾年閱八十聞汝喪後病勢日增

然念汝家上世積慶汝弟昕已成名汝子及汝幼
弟其成立蓋亦可冀也嗚呼吾言悲矣汝知也耶
否耶嗚呼

祭

嗚呼我昔與公自締交而繼申姻好迄今五十餘
年所矣公歷仕秋官安人沒于官舍諸子奉喪歸
葬我時祖送龍河候又經二十寒暑矣後公遷正
棘寺我承乏六察霜風暑雨並兼入朝抵夜
則齏鹽同飯聯牀而宿如是者凡四三寒暑矣暨
我分按貴州公告病歸老卜居斤岸之東未幾我

陞苗基自是弗相會者凡十寒暑矣正統更化我亦致事而還狀相去稍遠鄉俗日媮因各杜門養病弗能時相遇從以盡所欲言者前年春公年八十我力疾往訪款款以別今夏忽聞公寢疾急令銓兒奔問公精爽弗亂寄語永訣豈意歸甫兩日而凶訃遂至我因匍匐往哭尚未大歛聞公治命諸子遷安人柩至家踰月同寔碩異嗚呼強毅卓絕之資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已而哀哉

祭止菴張脩撰

嗚呼昔我幼時逮事我大父居邑城琴川一曲與兄家隣近獲侍杖屨訪兄尊人腹鑑翁兄時甫冠晝綜家以夜則焚膏績學我大父嘗謂兄曰吾孫少汝數年稍長可相磨切及我成章兄被誣就逮泣送而別繼聞謫戍滇南相違幾二十載永樂初兄自府教歸鄉居無何晉陟行人後領齋堂清溪之上我時教胄于南宮始得以所業互相諱明洪熙更化兄陞翰苑而我後居六察後兄致仕南歸我晉典苗基兄自序履歷暨諸任傳序文致書徵言我僭述後序為答正統中我亦謝事歸老所居

僅隔一城奈鄉習器惡我因養疾不出今年九月
望聞兄德和力疾訪兄而歸一陽後一日遂聞兄
訃烏乎兄壽開九袞有半我亦年開八袞將既矣
兄之學行我已載後序獨惜鄉之宵人作替說盜
兄名者不知有幾至或塗竄增損又詩又不知幾
也烏乎兄今已矣我當杜闕絕筆以待盡矣兄尚
鑒之

祭前右都御史陳孟機

維景泰元年閏正月廿四日嘉議大夫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致仕海虞耆老某昭告于故友前都察

院右都御史孟機陳公而言曰嗚呼惟公發身賢
科擢任御史晉職外臺方伯者多歷年所清声上
徹陟掌內臺公延益思自勵求盡繩糾之職何期
繇是噴有煩言兌歸田里烏乎予以骯髒之資典
苗基于南都深沐交愛暨謝事南還杜門養痾音
問懸絕去年之春始聞凶訃今春幸遇鄉之愛友
往任湖廣外臺因臧菲詞暨銀一兩附公諸子以
營一奠烏乎果毅之才潔廉之操不可得而見之
矣雖狀昔人有云善人湮沒弗克再振其後必昌
公之諸子昔見質皆聰敏誠能痛念世澤續學砥

行彼蒼報施詎可量哉夫如是則匪獨慰公冥漢
而亦有以少慰風紀衆交舊之情也烏乎

哀辭

袁太常哀辭

嶺山之靈鄞水之英蘊奇毓貞萬生哲人識鑑孔
神超軼等倫際茲昌時明炳先几昭受眷知奉常
清班秩崇政聞日述

天顏辭榮里居神完氣舒擊壤康衢委順而終計
聞九重錫奠貽封世篤忠誠宏厥休声胤子克
承爰述誄辭以慰哀思以永厥垂

陳智仲哀辭

元自大曆後士習日弊居位者唯以嬗娶
狐媚苞且相載為得計已而宇內兵起向
之貪佞之徒剪為俘戮而元社屋矣是雖
氣數有定謂非人事所致可乎今觀巡檢
陳公其仁惠勇智若是而乃一試不用何
哉公沒胤子宗淵際逢昌時榮登侍從
大夫士咸為文辭以叢揚潛德予乃為之

辭曰

維邦之瘁噫維賢之逝噫氣數之值噫人事之致

噫維後之懷噫

院判蔣先生安人王氏哀辭

乾陽坤陰柔順而貞坤德之恒於維安人夙稟厥醇懿範蚤聞暨歸有家克順克諧婦德允嘉良人顯榮夜歸夙興日侍 闈庭家以克齊家教克施弗儲弗隨夫貴子賢福德俱全沒何憾旃我陳誄辭以揚母儀以慰諸子之悲

趙御醫母鄭氏哀辭

陰陽摩判坤陰成女配合陽德為婦為母倚嗟趙母葆貞毓醇萬生令子蔚為聞人醇德清村教歷

朝著匪母之賢疇能有是相彼原田弗確弗碗克承雨露乃碩其苗倚嗟趙母人孰不止維母之止厥德孔彰厥德孔彰粵惟有子母由子貴泚聞曷已爰述母德載于誄辭以昭于時 思于哀思

張安人顧氏哀誄

安人因夫累謫居今與夫俱年八十有四而卒

倚嗟嫺範全柔葆貞蚤媿名族蹈險若平晚年夫君翰苑特立 命書煌煌 貶受封邑同榮同壽宜享期頤曷為兩歲相次云歸海虞西麓山水潔秀合窆合封式燾而後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正嚴府君墓誌銘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墓誌銘 墓表

敕贈大理寺左寺正嚴府君墓碑銘

崑山嚴府君卒之廿有九載是為洪熙改元之歲
時府君之子奉列官大理其秋七月十有三日
宣宗章皇帝御外朝制曰行在大理寺左寺左寺
正嚴府故父父俊善裕于躬慶延于後是致有子
效用于朝茲特贈為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左寺正
母趙氏夙有德善著于閨門是生令子效勞於國
茲特贈為安人奉祇受感泣明年謁告復蒙 恩



賜白金寶帶帟營焚黃之禮于時府君安人之喪
殯寓淺土乃克遷祔祖塋巴城之原後卒以衰病
乞骸骨歸老江陰里第念墓碑未刻無以顯上
恩昭先德以垂訓厥後乃奉刑部侍郎段民所為
狀命其子顯謁拜求銘按嚴氏出黃帝子昌意之
後周成王時封其裔孫熊澤于楚改姓曰芋迨莊
王支孫復以祖謚改氏曰莊至東漢時避明帝諱
又改曰嚴其居蘇之崑山巴城里者譜牒散逸莫
知其所自始府君字仲英別號居易曾大父諱仁
號雲齋大父諱琬号芝秀老人父諱政号耕隱三

世雖不有祿食狀敦仁秉誼洽于鄉里故府君之
生人皆以為德慶所貽稍長從崑山儒學訓導歲
寒趙先生遊先生嘉其勤篤以愛女妻之婦道之
良宗黨推重先府君三十一年卒時子本南三
歲府君躬自撫養義不再娶孝奉二親敦睦宗族
女先沒撫字孤甥俾底成立自奉之餘悉推以賙
窮乏緇黃巫覡率莫能惑人有犯之者不復與較
恒自誦曰惟恕惟儉可以保家脩德人不可妄交
交不可輕絕生于元至正己卯六月二十一日卒
於大明洪武丁丑四月七日享壽五十有九趙

安人諱貞字希貞生与府君同歲卒于至正丁未
四月某日得年二十有九子男一人即奉也蚤祇
父命出遊嘉定祁素室江陰張載菴黃友古三先
生之門永樂初應賢良 召授刑部主事遷職
大理冰蘖之操老而弥篤今居江陰斤岸里因占
籍其鄉孫男三甫雍顯孫女廉適顧麓曾孫六苞
葵蘭菊芸蕃女八人玄孫五樸楷格棧模女二人
烏乎先正有云名門右族莫不繇忠孝勤儉以成
立若府君者躬罹險艱僅存一息而能辛勤撫教
俾克列官朝著迨今馳封壽邑先貢泉壤子孫曾

玄蔚為鉅族原其成立是豈一朝一夕之所能哉
其老且病匪以文字為職業狀誼有不得辭者乃
為推奉其勒碑之意序而銘諸銘曰莊避漢諱改
氏曰嚴子陵居東懷德以潛東吳之嚴世仍以顯
府君承之益懋以善飭躬教子移孝為忠遷正刑
平式際其逢煌煌 命書馳封壽邑蕃 曾玄遺
慶遠及慶本善積孝忠儉勤萬斯繩斯在尔子孫
墓門有碑昭揭帝制百尔子孫無忝厥世

績溪儒學教諭秉直臧先生墓表

烏乎是惟秉直先生之墓先生文清名有躬字自

號秉直夫直未易能也予獨信先生而稱之弗斯
者蓋聞其行而知之故今特表出之將以愧夫人
之不直者也先生寧波鄞縣人高祖元慶宋兵馬
鈐轄曾祖應楫元秘書丞祖閏老定海教諭父學
翰林應奉父字先生而岐嶽出繼伯父學錄平
孫後髫髻即能背誦四書二十淹貫經史文章雄
贍沈蔚秋氣高性直見人有過必面加譴讓已有
不是亦喜人言安負尚志授徒自養恒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庸可弗直乎故以秉直
為号狀坐是與人齟齬少合年踰四十始應郡長

吏聘出訓邑庠一以直道自持言乎上忠而不阿
訓乎下正而不苟滿考陞教清河再調績溪持已
待人弗少變色正佐暨同列文辭以命未善者悉
指瑕擿類言無所隱故知者以古道期先生弗知
者覆以為病也烏乎是尚不得為直乎使如此而
不得為直則世之蠅營狐媚脂韋突梯者乃反為
直耶予讀汲長儒傳慕其為人去年與先生胤子
性待選天官聞人談先生之行予意古人不可見
如先生者寧不欲一見耶豈意性遠以計聞于予
即烏乎予又念世之如先生者夫豈少哉特予孤

陋弗聞尔今幸得聞其可不大書特書以為世勸也先生五男子性陝西道監察御史次萱蘭菊蕙孫男八孫女五曾孫二生元至正乙未沒于永樂甲辰十二月九日享壽七十葬以其年某月日云

匡處士遷葬誌

海虞匡忠銜哀致書抵京師告予曰忠不孝洪武甲子秋八月乙亥先處士無疾奄逝壽僅五十有七遺吾母葛暨忠及弟恕孤負無所怙母勤瘁撫教吾兄弟獲底成人受室忠有子曰愚恕有子曰

魯母鞠愛尤至後弟恕天喪忠力負為養永樂丁酉冬母不幸遭疾十二月壬午遂復見弃享壽八十有四惟先處士喪日忠阨窮弗克盡禮茲得地虞山祖塋西將以今年己亥某月某日啓先處士遺骨與吾母合葬敢乞銘以誌予與忠生同里幼獲接處士緒論知其先以醫鳴山東濟陰處士父諱某侍其父復齋遊吳始居茲邑醫名益著處士諱友聞字志明夙佩庭訓勵志經史尤邃精家學性雅尚冲澹雖貴富人求治亦未嘗計利日與諸名勝詩酒自適所配中吳葛氏女孝尊孀敬夫教

子為鄉黨稱許忠嗣世業性恭慎狀家日益落故
養親營葬極為勞動以予相知久故減辭見屬烏
呼史稱活人者後必大忠家累世以醫道活人而
乃弗克振豈天報施者尚在其後人耶庸以是銘
銘曰
豐其積穀而蓄惟後之碩

陳復原墓誌銘

復原名繼先常毅陳氏子大父明卿父守恒侍其
外舅福州太守陸公仲敷宦遊繼先與兄繼宗生
于官所繼先甫四歲而父喪時太守公得子又天

爰外孫若己子朝夕訓以讀書務學未幾太守公
夫婦相繼捐世母躬秉節義奉父母暨夫喪携二
孤以歸襄事畢諭曰我父及汝父俱弃背汝兄弟
宜勤宜謹宜力學為善而我異日亦可見汝父地
下也時繼先行七歲與其兄買屋縣西委巷從師
績學既冠開門訓徒為養夜窓篝燈治徑習舉子
業兄弟自相師友扁齋居曰共學宣德庚戌九月
五日遘疾而沒瀕終泣謂其兄曰善事吾母善事
吾母吾死命也年僅二十有九娶時氏無子一女
幼繼宗將以其日某日奉柩窆虞山先塋不遠千

里謁銘烏乎予昔与太守公同遊邑庠迨後又有
姻婭之好今其可不銘耶昔者昌黎韓先生誌殷
中馬少監墓有曰吾年未耄未四十年哭其祖子
孫三世讀者悲之孰知予今二十年間哭其一家
外祖壻孫三人而予亦未耄也烏乎不其可深悲
矣夫銘曰嗚呼太古之世父母不哭子何繼先遽
弃其母而死也烏乎斯命矣夫斯疾矣夫斯可惜
矣夫

故秦君公遠墓誌銘

宣德七年歲在壬子二月二十九日海虞秦君公

遠卒其父均玉不遠千里遣价奉書以告且乞辭
為銘其墓烏乎予尚忍銘吾公遠耶又十日予弟
正德復以書為報葬期就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
幽予廼序而銘之公遠諱制其內子予之女弟也
所居去邑城三舍而近世為鄉之望予嘗見其大
父隱岩翁黃髮兒齒徜徉田里以終其父玉翁迨
今年六八衰視履食息不減少壯時予意公遠類
厥父祖必克音享遐壽豈意遽止于是即嗚呼惜
哉公遠幼聰敏居鄉校不勞師訓稍長則佐其父
幹盡應役故無以終于學性孝友和慎敬奉二親

友愛諸弟家衆踰數百指待之曲盡恩意人以為
難向予分按江浙道過鄉邑公遠謂予曰吾年已
四十幸二老人康健近結屋所居之東朝夕以為
娛侍之所復建家塾延師教諸子康他日有成以
亢吾宗予聞喜之因為題其堂曰壽慶御丈翰友
張先生為記其成大夫士多賦詩章美之豈意不
五七年而公遠舍弃老父幼子而長往也烏乎悲
哉嗚呼惜哉娶吳氏生子二曰櫛曰措女二人卒
之日櫛始十二歲餘皆幼是年某月某日祔窆祖
塋銘曰耄兮父兮曷忍舍而弗顧耶穉兮子兮又

胡弃而弗撫耶穉耶耄耶歸咎無處耶

故封從仕郎中書舍人金君墓誌銘

君諱鉉字文鼎其先汴人宋南渡時有迂松江華
亭七寶鎮者子孫遂為華亭人考仲能以行誼聞
於鄉君生而穎悟十歲就外傳出語即驚人十四
失怙事母馬克盡孝道洪武中徙家寶京師君竭
力扶護母不知其勞暨至屏居窮巷訓蒙為養母
或少愆和輒日夜不解衣躬奉湯藥所居構小樓
儲圖書甚富客至相與觴詠其中書舍人王君
孟端為寫墨竹數百竿於壁題其扁曰清風翰林

侍講梁君用之王君希範為記其事一時魁公鉅
士折行輩與君交者咸欲薦起之君力以母老辭
鄰居陸士原邱德潤瀕沒祝君後事君為教其子
姪卹其老弱兩盡其宜嘗因回祿人有誤持君物
被獲者君力為證脫其罪聞者賢之永樂中母年
八十有四而沒君哀毀盡禮自是益務韜晦朝夕
唯以教子為務自号尚素生布衣蔬食若將終身
為冢子鈍以善書拜中書舍人推恩封君如其
職君歲冠束帶歸老子鄉未嘗入城府士論益高
之正統元年夏忽感微疾頤謂幼子曰死生常理

若等能為善吾死無憾焉慎毋尚緇黃以脩冥福
汝兄婦宜祝以竭忠報國遂脩狀而逝是年閏
六月二十四日也享壽七十有六配倪氏封孺人
有賢行子二長鈍即中書舍人次銳克嗣家學女
二鍾真劉愷其壻也孫女三人俱幼君問學該博
蚤歲刻意書畫尤長於詩所著有鳳城集尚素齋
稿藏於家鈍聞訃既奉父執大理少卿沈公民望
所作君行狀乞文少傅廬陵楊先生表其墓復謁
予請誌歲月予與君相知有素嘗為君作尚素生
傳今雖老病廢書誼有不可辭者遂據狀為序而

系以銘。曰於戲世所願欲莫先於有壽有後焉。狀二者皆繫乎天非人可力而有也。若吾文鼎者雖天畀其位弗卒究其施於二者報之則厚矣。

錢靜學墓誌銘

靜學諱密予故友錢君有終諱流謙之嗣子也。錢世為常殷著姓迨有終之祖諱甦彌謙翁先生者克勛書秉義洪武初應詔陳事獻所擬祭元幼主文名動中朝歸老而沒有終與伯氏飭躬嗣事延師教子蘄弗墜先業靜學夙稟穎悟未冠在羣從昆季中蘄然見頭角居家整十餘年更四三師

讀書績學日記千言作為辭章清麗可觀故鄉人以錢氏為有子永樂中予在北京有終未及中壽卒于家今年春計君蒙正以書報曰靜學復以疾不起矣予聞悲惋弗能勝其弟宥等卜以是年某月某日奉柩祔室先塋以予為父執相知特深奉狀謁銘烏乎予何可辭即靜學生於洪武甲戌沒於宣德戊申某月某日年僅三十有五其生也賦稟厯厚廣穎豐類襟度疏爽易直無浮險澆恣盪曲隱伏之態故其死也宗戚鄉黨無不悼惜之使假以年其材器必有所成者而乃竟止於此庸非

天即靜學娶江陰右族陸氏女生子二卒之日長
慧年十二次慇十歲儲休委祉康其在是銘曰質
厚而龐胡閼其長非天也即器疏以明孰柅其成
非天也即躬其靡羸尚其嗣人非天也即

丁母徐氏墓誌銘

母徐姓世為上元宦族故同邑處士丁子玉之繼
室今行在山西道御史璿之繼母也璿聞母訃哀
徑躋予寓舍拜且泣曰璿夙罹陰釁生甫期而失
所恃日夜呱呱泣者不可生者吾父憫之越明年
得吾繼母烏時吾兄弟皆在孩母鞠之教之若所

生者璿最幼母最鍾愛十歲出就外傅母謂吾父
曰是子純且慧得從明師遊可冀其元宗吾父躋
其言洪武癸酉俾璿入京學充弟子員都城去家
二十里朔望母倚門望璿歸恒以隆師親友為祝
曰欲教子寧怯費耶越三年吾父弃諸孤母訓教
益切永樂甲申璿忝綴末第 賜同進士出身授
冬官主事二兄琚瑛皆授室有子女兄亦各有家
歲時稱壽孫甥滿前母喜曰我事若父雖弗克有
子若等悉成立我無憾矣未幾璿坐累謫戍母書
識之曰若家世積善若但為善弗怠天豈不能終

佑善人即今年璿膺薦起自謫藉承 恩擢職風
憲不幸未克迎養而母止矣母生于元至正乙酉
沒于洪熙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一是年某
月某日祔窆先處士兆次敢乞銘以圖不朽予与
璿同官為寮誼有不得辭者廼為之銘曰鞠之成
教之成允若乎所生養而礼表而礼克全乎終始
斯殆所謂人未必當自生子者即

處士郁君墓誌銘

直海虞城東三舍而近有鎮曰沙溪 之二以儒
醫鳴者曰郁氏 之先世家高平自其遠祖廷

規仕宋為校書郎隨其子為平江推官因家于吳
歷六世有曰德延者再遷崑山又八世曰秀岩甫
者始攻軒岐書居善藥以活人考岩之子曰德之
益邃其術始徙家沙溪与中吳葛可久名相埒德
之 子曰伯昭者處士父也處士諱某字繼善讀
書精家學季父克明擅醫名東南鍾愛之遂盡以
所得授焉處士弗以為足出遊淮東西遇異人劉
金鍼得鍼法歸由是出療人疾輒奇中性尚義雖
祁寒暑雨來告者因問卑宴輒赴之里閭游從間
有為不善者恒懼處士知 必面折弗少隱暨改

則止晚年所詣益深足跡不入城府者幾載洪熙
乙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脩然而逝上距所生年元
至元庚辰得壽八十有六娶吳氏克盡婦道子二
長曰震以醫兩使西域今為蘇州府醫學正科次
曰葵女三人俱適士族孫男四蒙謙蒙亨蒙吉蒙
貞孫女六長已行餘幼曾孫男二曰宗孫興孫震
卜以今年十月六日奉柩寔沙溪祖塋之左先事
持友人某狀來謁銘予憶嘗聞長老言沙溪異時
居民櫛比崇闕傑屋以賢產武斷于其鄉者蓋不
一姓我亦二三傳輒至顛隕獨處士家以善相傳

者越數世迄今子孫繩、克荷先業積善之澤誠
未艾也是宜銘、曰彼羸而矜惟矜而傾此善而
飭惟飭而植惟善惟飭惟後時則

魚處士墓誌銘

宣德丁未冬十月六日海虞處士魚君卒得壽六
十有二時孤侃祇、命替賦湖廣訃至即奔詣京
師陳乞終制既得請持友人教諭陳君寬所為狀
求銘其墓誼不得辭按狀君諱信宗信其字也上
世居蘇之吳縣族火以蕃元季家燬于兵大父慶
父壽夫避地徙居海虞君生甫髫髻即失所怙母

夏守節撫鞠稍長克自樹立不憚勞動以致甘旨
母甚樂之生平志尚惇樸居鄉里尊賢敬老弗效
流俗為侈靡浮薄事撫弟妹有恩与人文善終始
侃甫成童即遣入邑庠充弟子員朝夕砥勵之曰
吾幼失怙辛勤養親弗克專志問學以亢吾宗成
吾志者在汝母情母逸以孤吾望侃受教戒以
書徑擢永樂甲辰進士第故鄉人咸以君克善教
子者如此君素康強豈得疾謂其季子曰吾病弥
留殆不起汝以吾言告汝兄俾奉公報國言畢
而逝配丁氏子男三長即侃次壽昌蚤世季曰仲

女三人某：某某壻也孫男二某：孫女一人次
年某月某日寔虞山陰嗚呼君昔以子狀孤童幼
躬養親卒能教子擢第以充厥宗貤封錫爵未易
量也是宜銘：曰勛躬奉親備甘旨兮勵勤教子
擢科第兮疏榮貤爵尚有俟兮

道會林君剛伯墓誌銘

烏乎自周衰道廢民散之後異端雜說紛焉競起
追漢晉而降則唯老佛之徒為盛老氏奉周柱下
史未嘗毀形滅姓世之儒生因或寄迹其中如唐
魏文貞公玄成鄭侯李公長源率能不遠而復建

功當世後之君子所以稱為振古人豪也歟其或
抱負材器拘其法而弗能出若吾鄉林君剛伯者
可不為之深惜也哉剛伯林姓名復剛伯其字也
上世居福之長樂高祖松洲宋末宦遊常賴遂家
烏魯祖諱近思祖諱脩德皆任元州學士職父諱
大同號範軒 國朝任開封府儒學訓導生三男
子而剛伯 長甫成童五經四子皆成誦弗忘年
十七出教陸氏龔氏家塾篝燈自課夜分始就枕
時範軒患身瞶母氏亦衰病適邑中始建僧道官
清溪道士尚守謙領道會職謂其後曰吾教際時

休明然匪資於儒則何自而興哉遂延剛伯以儒
書訓其徒孫張守靜等剛伯樂其閒靜可以裨身
養親乃請父母欲托身其教父母許焉清溪聞而
喜曰吾教得是人必興吾當身任之遂錄為弟子
改名復真給祠部牒為道士時剛伯年已二十有
四矣永樂中舉至京脩勸善書永樂大典繼往龍
虎山校正道書嗣四十三代張真人字初豎其弟
四十四代字清推其學為教中第一号曰弘文輔
教高士永樂九年選任道會復取起北京脩道藏
經以老疾辭歸宣德壬子秋得肺氣疾瀕卒呼其

弟長子宗授以所作詩文十卷屬付後事且命求
舊文計嗣先生作行狀詣予乞銘既卒宗遣价奉
狀來謁烏乎予少與剛伯生同里曩範軒致以家
居予恒持所業求正退即與剛伯諱求古今述作
之懿去年以書求較正乃翁範軒文集豈意今年
遽聞其死乎烏乎剛伯所學多有過人者使其弗
汨于彼教其能充厥宗以增輝此道也必矣惜乎
此之失而為彼之得予寧不為之深惜也哉昔者
昌黎韓子序贈衡山廖道士稱其魁竒多藝因致
惓惓憫惜之情廬陵歐陽少師亦嘗為故人明因
大師記其始終言行于塔是則予於剛伯之墓寧
忍弗銘也即剛伯生元至正乙巳沒于宣德七年
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八是年某月某日寔廬山
陰銘曰此其失乎而彼其得乎而吁嗟其可惜乎
而

前溧水縣典史鄭君墓誌銘

君諱父言字文言世家于鄞以簪笏相承父諱
高卿丁元運中召潛晦弗耀父諱岑忠克秉德迪
誼以通往學古著名東南入國朝仕終秦府
教授生六男子而君第五性剛介沈毅劬書績學

凡嬉戲謔笑之語未嘗出諸口故友友以是重之
狀坐是亦與人寔合洪武中教授公繇越庫司訓
謁選銓曹君年甫冠日奉侍左右起居飲食必先
意承順父甚安之父卒伯兄復言入國學為上舍
生寓家于京君訓蒙養母曲盡孝悌親賓至率具
尊俎款洽遇窘乏者周助之揭名所居曰進脩左
園右史意豁如也後復言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拜
祠祭主事晉職郎中馳 恩二親弟雅言復以書
往擢第任中書舍人迂行人司副而君又膺薦起
家授典縣幕當世榮之君至溧水克勤所職弗以

秩卑自沮凡一利一弊必攷：諄求而罷行之在
官二載以末疾得告就醫南京昔之從遊者喜君
之至日以經書質問狀竟以舊疾弗能起娶史氏
繼劉氏皆先卒生子二以痘疹相繼天表再娶郎
氏女一人尚幼計至雅言泣而言曰吾兄以孝友
之行淳萬之學而止於此庸非命即尚當求族子
立為嗣 中朝大夫士聞者多為挽章以悲之雅
言復收泪奉刑科洽事中王君瑩狀拜授予曰葬
宜有銘願得一言以昭不朽嗚呼古昔聖神別生
分類有姓氏之制其或不幸而絕似續者必擇同

宗子以後之無則為之立主班祔祖禰而祀焉蓋
以弗享非族故也今現文言身雖沒無後然厥兄
若弟並登華要克所先澤迄今所以圖君不朽者
又若是。亦可以慰君于地下矣若生于洪武壬
戌沒于宣德己酉十月十又六日得年四十有八
明年庚戌某月某日祔寔先塋銘曰嗚呼父言之
生也為府教子為祠曹弟父兄之良世解克比故
雖年位弗隆身沒無嗣狀其昭不朽永厥祀者又
在夫友悌之深至者耶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畢

附錄

吳訥字敏德世居邑城子游卷從于北郭外七歲
能背誦五經既長淹貫羣籍屬辭以理為主永樂
間以薦徵至南京館于襄城伯李隆家時黃河清
羣臣皆頌賀李屬訥為頌其首語引天地位萬物
育為言。仁廟監國見之悅問隆曰汝武臣未解
此是孰所為耶隆對曰此臣客吳訥撰也。仁廟
書訥名於屏既即位拜訥監察御史出巡江浙風
紀振揚之宋高宗九經論孟斷碑去秦檜所刊諸
邪語振陸贄之賢表岳飛之忠皆扶植綱常正人

心明年巡貴州其政有威惠人安之率眾詣闕
請面不許訥既行尼羅鬼計毛率其族追送至境
外以雞酒跪于馬前訥駐飲與別皆泣而去宣德
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掌院
事訥蒞憲務大體不以苛察取威一時百僚推重
為正統己未以老疾奏乞骸骨特賜宴勞鈔錠以
遣之訥少以學自命非聖之書不讀又非關於世
教不為其於濂洛閩閩諸子之書探討辨析各有
指歸所見真實信篤守其遺說不必以文字著述
求異于前人于性理則有羣書補注小學有集解

開示後學明切懇至晚歲道望尤尊接引學者動
以古誼為勉考其行事皆有定踐恭儉廉靖得之
性成官崇而不庇其家望高而不駕于眾完名高
節世鮮比倫可謂萬道君子矣少師楊士奇謂訥
心行皆古其人如金玉所著又有北溪字義晦菴
詩文鈔文章辨體文集共若干卷行於世卒年八
十有二 上遣官賜葬祭弘治初謚文恪崇祀子
游祠號思菴學者稱為思菴先生孫淳

淳字厚伯少稟家教性度溫粹動止有儀檢舉正
統戊辰進士時訥尚無恙時遺書訓以蒞官之方

附錄

溥奉行不敢失墜擢御史出理鹽法於淮揚以清
謹振職聞以疾卒於官

此後...

...

...

...

